

《5.4 版第 4 辑 3》--7.2 第 183 坛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六度集經卷第五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忍辱度無極章第三(此有十三章)

「忍辱度無極者，厥則云何？菩薩深惟：『眾生識神，以癡自壅，貢高自大，常欲勝彼，官爵國土六情之好，已欲專焉。若覩彼有，愚即貪嫉，貪嫉處內、瞋恚處外，施不覺止，其為狂醉，長處盲冥矣。展轉五道，太山燒煮，餓鬼畜生，積苦無量。』菩薩覩之即覺，悵然而歎：『眾生所以有亡國破家、危身滅族，生有斯患，死有三道之辜，皆由不能懷忍行慈，使其然矣。』菩薩覺之，即自誓曰：『吾寧就湯火之酷、菹(zū)醢(hǎi)之患，終不恚毒加於眾生也。夫忍不可忍者，萬福之原矣。』自覺之後，世世行慈，眾生加已罵詈捶杖，奪其財寶妻子國土，危身害命，菩薩輒以諸佛忍力之福，迺滅毒恚，慈悲愍之迫而濟護，若其免咎，為之歡喜。」

(四二)

「昔者菩薩，覩世穢濁，君臣無道，背真向邪，難以導化，故隱明藏影處于塚間，習其忍行。塚間有牛犢子，常取其屎尿以為飲食，連其軀命暴露精思，顏貌醜黑人皆惡焉。國人覩之，更相告曰：『斯土有鬼。』見者靡不唾罵，土石撲之。菩薩無絲髮之恚，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覩佛經而為斯惡。』誓曰：『吾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者，必度茲焉。』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三)

「昔者菩薩，厥名曰睒(shǎn)，常懷普慈，潤逮眾生，悲愍群愚不覩三尊。將其二親處于山澤，父母年耆兩目失明，睒為悲楚，言之泣涕。夜常三興，消息寒溫，至孝之行，德香熏乾，地祇海龍國人並知。奉佛十善，不殺眾生，道不拾遺，守貞不娶，身禍都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譖(zèn)謗邪偽，口過都絕，中心眾穢，嫉恚貪饕(tiè)，心垢都寂。信善有福，為惡有殃。」

以草茅為廬，蓬蒿為席，清淨無欲，志若天金。山有流泉，中生蓮華，眾果甘美周旋其邊，夙興採果，未嘗先甘，其仁遠照，禽獸附恃。二親時渴，睽行汲水，迦夷國王入山田獵，彎弓發矢，射山麋鹿，誤中睽胸，矢毒流行，其痛難言。左右顧眄(miǎn)，涕泣大言：『誰以一矢殺三道士者乎？吾親年耆，又俱失明，一朝無我，普當殞命。』抗聲哀曰：『象以其牙，犀以其角，翠以其毛，吾無牙角光目之毛，將以何死乎？』王聞哀聲，下馬問曰：『爾為深山乎？』答曰：『吾將二親處斯山中，除世眾穢，學進道志。』

「王聞睽言，哽噎流淚，甚痛悼之。曰：『吾為不仁，殘夭物命，又殺至孝。』舉哀云：『奈此何？』群臣巨細莫不哽咽。王重曰：『吾以一國救子之命，願示親所在，吾欲首過。』曰：『便向小徑，去斯不遠有小蓬廬，吾親在中。為吾啟親，自斯長別，幸卒餘年，慎無追戀也。』勢復舉哀，奄忽而絕。王逮士眾，重復哀慟，尋所示路到厥親所。王從眾多，草木肅肅有聲，二親聞之，疑其異人，曰：『行者何人？』王曰：『吾是迦夷國王。』親曰：『王翔茲甚善，斯有草席可以息涼，甘果可食，吾子汲水，今者且還。』王覩其親以慈待子，重為哽噎。王謂親曰：『吾覩兩道士以慈待子，吾心切悼甚痛無量。道士子睽者，吾射殺之。』親驚怛曰：『吾子何罪而殺之乎？子操仁惻，蹈地常恐地痛，其有何罪而王殺之？』王曰：『至孝之子，實為上賢，吾射麋鹿誤中之耳！』曰：『子已死，將何恃哉？吾今死矣。惟願大王牽吾二老，著子屍處，必見窮沒，庶同灰土。』王聞親辭，又重哀慟，自牽其親，將至屍所。父以首著膝上，母抱其足，鳴口吮足，各以一手捫其箭瘡，椎胸搏頰仰首呼曰：『天神地神、樹神水神，吾子睽者，奉佛信法，尊賢孝親，懷無外之弘仁，潤逮草木。』又曰：『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上聞天者，箭當拔出，重毒消滅子獲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子行不然，吾言不誠，遂當終沒，俱為灰土。』天帝釋、四天大王、地祇、海龍，聞親哀聲，信如其言，靡不擾動。

「帝釋身下，謂其親曰：『斯至孝之子，吾能活之。』以天神藥灌睽口中，忽然得穌。父母及睽，王逮臣從，悲樂交集，普復舉哀。王曰：『奉佛至孝之德，乃至於斯。』遂命群臣：『自今之後率土人民，皆奉佛十德之善，修睽至孝之行。』一國則焉，然後國豐民康，遂致太平。」

佛告諸比丘：「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德高福盛，遂成天中之天三界獨步。時睽者，吾身是。國王者，阿難是。睽父者，今吾父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四）

「昔者菩薩，時為梵志，名羼提和，處在山澤，樹下精思，以果泉水而為飲食。內垢消盡，處在空寂，弘明六通得盡知之。智名香熏聞八方上下，十方諸佛、緣一覺道、應儀聖眾靡不咨嗟。釋梵四王、海龍地祇，朝夕肅虔叉手稽首，稟化承風擁護其國，風雨順時，五穀豐熟，毒消災滅，君臣熾盛。其王名迦梨，入山畋獵，馳逐麋鹿，尋其足跡歷菩薩前，王問道士：『獸跡歷茲，其為如行乎？』菩薩默惟：『眾生擾擾，唯為身命，畏死貪生，吾心何異哉？吾儻語王，虐殺不仁，罪與王同；儻云不見，吾為欺矣。』中心忸然低首不云。王即怒曰：『當死乞人，吾現帝王一國之尊，問不時對而佯低頭乎？』其國名搗手爪曰不，菩薩惆悵，搗手爪曰不乎，示王以為不見。曰：『獸跡歷茲而云不見，王勢自在，為不能戮爾乎？』菩薩曰：『吾聽王耳。』王曰：『爾為誰耶？』曰：『吾忍辱人。』王怒拔劍截其右臂。菩薩念曰：『吾志上道，與時無諍，斯王尚加吾刃，豈況黎庶乎？願吾得佛必先度之，無令眾生效其為惡也。』王曰：『若為誰乎？』曰：『吾忍辱人。』又截其左手，一問一截，截其脚，截其耳，截其鼻，血若流泉，其痛無量，天地為震動，日即無明。

「四天大王僉然俱臻，同聲恚曰：『斯王酷烈，其為難齊。』謂道士曰：『無以污心。吾等誅王及其妻子，并滅一國，以彰其惡。』道士答曰：『斯何言乎？此殃由吾前世不奉佛教加毒于彼，

為惡禍迫，猶影之繫形矣。昔種之少，而今獲多，吾若順命，禍若天地，累劫受咎，豈可畢哉？』黎民覩變，馳詣首過齊聲而曰：『道士處茲，景祐潤國，禳災滅疫；而斯極愚之君，不知臧否，不明去就，惡加元聖。惟願聖人，無以吾等報上帝也。』菩薩答曰：『王以無辜之惡痛加吾身，吾心愍之，猶慈母之哀其赤子也；黎庶何過而怨之乎？假有疑望，爾捉吾斷臂以來。』民即捉之，乳湏交流。曰：『吾有慈母之哀，今其信，現於茲。』民覩弘信，靡不稟化，欣懌而退。

「菩薩有弟，亦覩道元，處在異山，以天眼徹視，覩天神鬼龍會議王惡，靡不懷忿。懼兄有損德之心，以神足之兄所。曰：『有所中傷乎？』答曰：『不也。爾欲照吾信。取斷手足耳鼻著其故處，復者即吾信矣。』弟續之即復，兄曰：『吾普慈之信于今著矣。』天神地祇靡不悲喜，稽首稱善，更相勸導，進志高行，受戒而退。自斯之後日月無光，五星失度，妖怪相屬，枯旱穀貴，民困怨其王也。」

佛告諸比丘：「時羸提和者，即吾身是。弟者，彌勒是。王者，羅漢拘隣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五）

「昔者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以褻褻之，夜無人時，默置四街，并錢一千送著其道。國俗以斯日為吉祥之日，率土野會，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盛饌快樂。梵志覩戲，讚會者曰：『嗟于今日會者！別有如粳米純白無糲，厥香苾芬。若夫今日產生男女，貴而且賢。』坐中有一理家，獨而無嗣，聞之默喜，令人四布索棄子者，使問路人曰：『覩有棄子者乎？』路人曰：『有獨母取焉。』使人尋之，得其所在，曰：『吾四姓富而無嗣，爾以兒貢，可獲眾寶。』母曰：『可留錢送兒，從欲索貨。』母獲如志。育兒數月，而婦妊身，曰：『吾以無嗣故育異姓，天授余祚，今以子為？』以褻褻之夜著泔中。家羊日就而乳，牧人尋察覩兒，即歎曰：『上帝何緣落其子於茲乎？』取歸育之以羊湏乳。四姓覺知，誥曰：『緣竊湏乎？』對曰：『吾獲天之遺子，以湏育之。』

四姓悵悔。還育數月，婦遂產男，惡念更生，又復如前以褻褻之著車轍中，兒心存佛三寶，慈向其親。

「晨有商人數百乘車，徑路由茲，牛蹢不進，商人察其所以，覩兒驚曰：『天帝之子，何緣在茲乎？』抱著車中，牛進若流，前二十里息牛亭側，有獨母白商人乞曰：『以兒相惠濟吾老窮。』即惠之矣。母育未幾，四姓又聞，愴然而曰：『吾之不仁殘天德乎？』又以眾寶請兒歸家，哽噎自責，等育二兒。數年之間，覩兒之智奇變縱橫，惡念又生曰：『斯明溢度，吾兒否哉，必虜之矣。』褻褻入山，棄著竹中絕食必殞。兒興慈念曰：『吾後得佛，必濟眾苦矣。』山近谿水，兒自力搖從竹墮地，展轉至其水側。去水二十里，有擔死人際，際有人行取樵，遙見小兒，就視歎曰：『上帝落其子乎？』抱歸育焉。四姓又聞，厥恨如前，以眾名寶請歸悲泣，并教書數仰觀俯占，眾道之術過目即能，稟性仁孝，言輒導化，國人稱聖，儒士雲集。父兇念生，厥性惡重，前家有治師去城七里，欲圖殺兒，書勅治師曰：『昔育此兒，兒入吾家，疾疫相仍，財耗畜死。太卜占云：「兒致此災。」書到極攝，投之火中。』訛命兒曰：『吾年西夕加有重疾，爾到治師所諦計錢寶，是爾終年之財。』兒受命行，於城門內，覩弟與輩彈胡桃戲，弟曰：『兄來吾之幸矣，為吾復折。』兄曰：『父命當行。』弟曰：『吾請行矣。』奪書之治師所。治師承書，投弟于火。父心忪忪而怖，遣使索兒，使覩兄曰：『弟如之乎？』兄如狀對。兄歸陳之，父驛馬追兒已為灰矣。

「父投躬呼天結氣內塞，遂成癱疾。又生毒念曰：『吾無嗣已，不以斯子為？必欲殺之。』父有邸閣去國千里，仍遣斯兒曰：『彼散吾財，爾往計校。今與邸閣書，囊藏蠟封，爾急以行。』書陰勅曰：『此兒到，急以石縛腰沈之深淵。』兒受命稽首，輕騎進半。道有梵志，與父遙相被服，常相問遺書數往來。梵志有女，女既賢明，深知吉凶天文占候，兒行到梵志所居曰：『吾父所親梵志正在斯止。』謂從者曰：『今欲過修禮之，可乎？』從者曰：『善！』即過覲禮。梵志喜曰：『吾兄子來。』便命四隣學士儒生耆德雲集，娛宴歡樂，并諮眾疑靡不欣懌，終日極夜各

疲眠寐。女竊覩男，見其腰帶佩囊封之書，默解取還，省讀其辭，悵然而歎曰：『斯何妖厲，賊害仁子乃至斯乎？』裂書更之，其辭曰：『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既賢且明，古今任為兒匹，極具寶帛娉禮務好小禮大娉，納妻之日，案斯勅矣。』為書畢，開關復之。

「明晨進路，梵志眾儒靡不尋歎。邸閣得書，承命具禮詣梵志家。梵志夫妻議曰：『夫婚姻之儀，始之於擇行問咎占兆，彼善禮備即吾許焉。今現男不媒禮娉便臻，彼豈將慢乎？』又退讌息曰：『男女為偶，自古然矣。男賢女貞，誠亦難值。』遂納禮會宗，九族歎曰：『斯榮傳世。』納妻禮成，邸閣馳啟，四姓聞之結疾殊篤。兒聞親疾，哽咽而言：『夫命難保，猶幻非真。』梵志欲擇良日遣還，菩薩內痛不從其云，室家馳歸升堂稽首，妻尋再拜，垂泣而進三步又拜，稱名曰『妾是子男某妻，親召妾為某，當奉宗嗣箕箒之使，盡禮修孝。惟願大人疾瘳福臻，永保無終之壽，令其展情獲孝婦之德。』四姓結忿內塞而殞。菩薩殯送慈惻哀慕，一國稱孝，喪畢修行馨熏十方。」

佛告諸比丘：「童子者，吾身是也。妻者，俱夷是。四姓者，調達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六）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常以四等育護眾生，聲動遐邇靡不歎懿。舅亦為王，處在異國，性貪無耻，以兇為健。開士林歎：『菩薩懷二儀之仁惠。』虛誣謗訕為造訛端，興兵欲奪菩薩國。菩薩群僚僉曰：『寧為天仁賤，不為豺狼貴也。』民曰：『寧為有道之畜，不為無道民矣。』料選武士陳軍振旅，國王登臺觀軍情猥，流淚涕泣交頸曰：『以吾一躬毀兆民之命，國亡難復，人身難獲，吾之遁邁，國境咸康，將誰有患乎？』王與元后俱委國亡。舅入處國，以貪殘為政，戮忠貞、進佞蠱，政苛民困，怨泣相屬，思詠舊君猶孝子之存慈親也。」

「王與元妃處于山林，海有邪龍，好妃光顏，化為梵志，訛叉手箕坐垂首靖思，有似道士惟禪定時。王覩欣然，日採果供養。龍伺王行，盜挾妃去，將還海居。路由兩山夾道之徑，山有巨鳥，張翼塞徑，與龍一戰焉。龍為震電擊鳥，墮其右翼，遂獲還海。

「王採果還，不見其妃，悵然而曰：『吾宿行違，殃咎隣臻乎？』乃執弓持矢，經歷諸山尋求元妃。覩有滎流，尋極其原，見巨獼猴而致哀慟，王愴然曰：『爾復何哀乎？』獼猴曰：『吾與舅氏併肩為王，舅以勢強奪吾眾矣，嗟乎無訴。子今何緣翔茲山岨乎？』菩薩答曰：『吾與爾其憂齊矣！吾又亡妃，未知所之。』猴曰：『子助吾戰，復吾士眾；為子尋之，終必獲矣。』王然之曰：『可。』明日猴與舅戰，王乃彎弓擣矢，股肱勢張，舅遙悚懼，播徊迸馳，猴王眾反，遂命眾曰：『人王元妃，迷在斯山，爾等布索。』猴眾各行，見鳥病翼，鳥曰：『爾等奚求乎？』曰：『人王亡其正妃，吾等尋之。』鳥曰：『龍盜之矣！吾勢無如，今在海中大洲之上。』言畢鳥絕。

「猴王率眾，由徑臨海，憂無以渡。天帝釋即化為獼猴，身病疥癰，來進曰：『今士眾之多，其踰海沙，何憂不達於彼洲乎？今各復負石杜海，可以為高山，何但通洲而已？』猴王即封之為監，眾從其謀，負石功成，眾得濟度，圍洲累沓。龍作毒霧，猴眾都病無不仆地。二王悵愁，小猴重曰：『令眾病瘳，無勞聖念。』即以天藥傅眾鼻中，眾則奮鼻而興，力勢踰前。龍即興風雲以擁天日，電耀光海，勃怒霹靂震乾動地。小猴曰：『人王妙射，夫電耀者即龍矣。發矢除凶，為民招福，眾聖無怨矣。』霆耀電光，王乃放箭，正破龍胸，龍被射死，猴眾稱善。小猴拔龍門鑰，開門出妃，天鬼咸喜。二王俱還本山，更相辭謝，謙光崇讓。

「會舅王死，無有嗣子，臣民奔馳尋求舊君，於彼山阻君臣相見，哀泣俱還，并獲舅國，兆民歡喜稱壽萬歲，大赦寬政，民心欣欣含笑且行。王曰：『婦離所天隻行一宿，眾有疑望，豈況旬朔乎？還于爾宗事合古儀。』妃曰：『吾雖在穢蟲之窟，猶蓮華居于污泥。吾言有信，地其坼矣。』言畢地裂，曰：『吾信現

矣。』王曰：『善哉！夫貞潔者沙門之行。』自斯國內，商人讓利，士者辭位，豪能忍賤，強不陵弱，王之化也。姪婦改操，危命守貞，欺者尚信，巧偽守真，元妃之化也。」

佛告諸比丘：「時國王者，我身是也。妃者，俱夷是。舅者，調達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七）

「昔者菩薩，身為獼猴，力幹艱輩，明哲踰人，常懷普慈拯濟眾生。處在深山，登樹採果，覩山谷中有窮陷人，不能自出，數日哀號，呼天乞活。獼猴聞哀，愴為流淚曰：『吾誓求佛，唯為斯類耳。今不出此人，其必窮死。吾當尋岸下谷，負出之也。』遂入幽谷，使人負己，攀草上山置之平地，示其徑路曰：『在爾所之，別去之後慎無為惡也。』出人疲極，就閑臥息。人曰：『處谷飢饉，今出亦然，將何異哉？』心念：『當殺獼猴噉之，以濟吾命。不亦可乎！』以石椎首，血流丹地，猴臥驚起，眩倒緣樹，心無恚意，慈哀愍傷悲其懷惡，自念曰：『吾勢所不能度者，願其來世常逢諸佛，信受道教行之得度。世世莫有念惡如斯人也。』」

佛告諸比丘：「獼猴者，吾身是也。谷中人者，調達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八）

「昔者菩薩與阿難俱畢罪為龍，其一龍曰：『惟吾與卿共在海中摩所不覩，寧可俱上陸地遊戲乎？』答曰：『陸地人惡，起逢非常，不可出也。』一龍重曰：『化為小蛇耳。若路無人，尋大道戲；逢人則隱。何所憂乎？』於是相可，俱升遊觀。出水未久。道逢含毒虻，虻覩兩蛇厥兇念生，志往犯害，則吐毒煦沫兩蛇。一蛇起意，將欲以威神殺斯毒虻；一蛇慈心，忍而諫止曰：『夫為高士，當赦眾愚，忍不可忍者，是乃為佛正真之大戒也。』即說偈曰：

「『貪欲為狂夫， 摩有仁義心，
 嫉妬欲害聖， 唯默忍為安。』

非法不軌者，	內無惻隱心，
慳惡害布施，	唯默忍為安。
放逸無戒人，	酷害懷賊心，
不承順道德，	唯默忍為安。
背恩無反復，	虛飾行諂偽，
是為愚癡極，	唯默忍為安。』

「一蛇遂稱頌忍德，說偈陳義，一蛇敬受，遂不害虻。一蛇曰：『吾等還海中，可乎？』相然俱去，奮其威神震天動地，興雲降雨變化龍耀，人鬼咸驚，虻乃惶怖，屍視無知七日絕食。」

佛告諸比丘：「爾時，欲害虻龍者，阿難是也。說忍法龍者吾，身是也。含毒虻者，調達是也。菩薩所在世世行忍，雖處禽獸不忘其行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四九）

「昔者有國名摩天羅，王名難，學通神明，靡幽不覩，覺世非常，曰：『吾身當朽為世糞壤，何國之可保？』捐榮棄樂，服大士之法服，一鉢食為足，稟沙門戒，山林為居積三十年。樹邊有坑，坑深三十丈。時，有獵者，馳騁尋鹿墮于坑中。時，有鳥、蛇各一，亦驚俱隕焉，體皆毀傷，俱亦困矣。仰天悲號，有孤窮之音。道士愴然，火照見之，涕泣交頸，臨坑告曰：『汝等無憂，吾拔汝重難。』即作長繩懸以登之，三物或銜或持，遂獲全命。俱叩頭謝曰：『吾等命在轉燭，道士仁惠弘普無量，令吾等得覩天日。願終斯身給眾所乏，以微報重，萬不賽一。』

「道士曰：『吾為國王，國大民多，宮寶嫖女諸國為上，願即響應何求不得？吾以國為怨窟，以色聲香味華服邪念，為六劍截吾身，六箭射吾體，由斯六邪輪轉受苦，三塗酷烈難忍難堪，吾甚厭之。捐國為沙門，願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開化群生令還本元，豈但汝等三人而已乎？各還舊居見汝所親，令三自歸無違佛教矣。』

「獵者曰：『處世有年，雖覩儒士積德為善，豈有若佛弟子恕己濟眾，隱處而不揚名者乎？若道士有之，願至吾家乞微供養。』烏曰：『吾名鉢，道士有難，願呼吾名，吾當馳詣。』蛇曰：『吾名萇，若道士有患，願呼吾名，必來報恩。』辭畢各退。

「他日，道士之獵者舍，獵者遙見其來，告妻曰：『彼不祥之人來，吾勅汝為饌。』徐徐設之，彼過日中即不食矣。妻覩道士勃然作色，訛留設食，虛談過中。道士退矣，還山覩烏，呼名曰：『鉢。』烏問曰：『自何來耶？』曰：『獵者所來。』烏曰：『已食乎？』曰：『彼設未辦而日過中，時不應食故吾退耳。』烏曰：『凶咎之鬼難以慈濟，違仁背恩，凶逆之大也。吾無飲食，無以供養。留心坐斯，吾須臾還。』飛之般遮國，入王後宮，覩王夫人臥，首飾之中有明月珠。烏銜馳還，以奉道士。

「夫人寐寤，求之不獲，即以上聞。王勅臣民：『有得之者，賞金銀各千斤，牛馬各千首；得不貢者，罪重滅宗。』道士惠獵者，獵者縛而白之。王曰：『汝從何得斯寶乎？』道士深惟：『以狀言之，即一國烏皆死矣；云盜得之，斯非佛弟子也。』默然受拷，杖楚千數，不怨王，不讎彼，弘慈誓曰：『令吾得佛，度眾生諸苦矣。』

「王曰：『取道士埋之，唯出其頭，明日戮焉。』道士乃呼蛇曰：『萇。』蛇曰：『天下無知我名者，唯有道士耳。揚聲相呼，必有以也。』疾邁，見道士若茲，叩頭問曰：『何由致此？』道士具陳厥所由然。蛇流淚曰：『道士仁如天地，尚與禍會，豈況無道，誰將祐之乎？天仁無怨，斯王唯有太子一人，無他儲副，我將入宮咋殺太子，以吾神藥傳之即愈。』蛇夜入宮，咋之即絕。停屍三日，令曰：『有能活太子者，分國而治。』載之山間，當火葬之。行徑歷道士邊，道士曰：『太子何疾而致喪身乎？且無葬矣！吾能活之。』從者聞說，馳以上聞。王心悲喜，重更哀慟曰：『吾赦爾罪，分國為王。』道士以藥傳身，太子忽然興曰：『吾何緣在斯乎？』從者具陳所以。太子還宮，巨細喜舞。

「分國惠之，一無所受。王寤曰：『分國不受，豈當盜哉？』問：『子何國人？以何見為沙門乎？何從獲珠？行高乃然，忽罹斯患，將以何由？』道士本末陳焉，王為愴然泣淚流面。王告獵者曰：『子有功勳於國，悉呼九親來，吾欲重賜之。』親無巨細皆詣宮門，王曰：『不仁背恩，惡之元首。』盡殺之矣。道士入山學道，精進不倦，命終生天上。」

佛告諸比丘：「時道士者，吾身是也。烏者，鶩鶩子是也。蛇者，阿難是，獵者。調達是。其妻者，懷槃女子是也。菩薩弘仁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五〇）

「昔者拘深國王名抑迦達，其國廣大，人民熾盛，治國以正，不枉兆民。王有子二人，一男一女，男名須達，女名安闍難，執行清淨，王甚重之。為作金池，二兒入池浴，池中有龜，龜名金，瞽一眼，亦於水戲，觸二兒身，兒驚大呼！王則問其所以？云：『池中有物，觸怖我等。』王怒曰：『池為兒設，何物處之而恐吾兒？』令施眾取之，鬼龍奇怪，趣使得之。罽師得龜，王曰：『當作何殺之？』群臣或言：『斬首。』或言：『生燒。』或言：『剉之作羹。』一臣曰：『斯殺不酷，唯以投大海中，斯所謂酷者也。』龜笑曰：『唯斯酷矣。』王使投之江中。」

「龜得免，喜馳詣龍王所，自陳曰：『人王抑迦達有女，端正光華，天女為雙。人王乃心區區，大王欲以女結為媛親。』龍曰：『汝誠乎？』龜曰：『唯然。』為龜具設盛饌皆以寶器，龜曰：『早遣賢臣相尋，吾王欲得其決。』龍遣賢臣十六，從龜至人王城下壘中，龜曰：『汝等止此！吾往上聞。』龜遂遁邁不復來還。十六臣悵悵俱入城見王，王曰：『龍等來為？』對曰：『天王仁惠接臣等，王欲以貴女為吾王妃，故遣臣等來迎。』王怒曰：『豈有人王之女與蛇龍為偶乎？』龍對曰：『大王故遣神龜宣命，臣等不虛來。』王不許之。諸龍變化，令宮中眾物皆為龍，耀遶王前後。王懼叫呼！群臣驚愕，皆詣殿下質問所以。王具說其狀，眾臣僉曰：『豈可以一女之故，而亡國乎？』

「王及群臣臨水送女，遂為龍妃，生男女二人。男名槃達，龍王死，男襲位為王。欲捨世榮之穢，學高行之志，其妻有萬數，皆尋從之，逃避幽隱猶不免焉。登陸地於私梨樹下，隱形變為蛇身槃屈而臥。夜則有燈火之明，在彼樹下數十枚矣，日日雨若干種華，色曜香美非世所覩。

「國人有能厭龍者，名陂圖，入山求龍欲以行乞，覩牧牛兒問其有無。兒曰：『吾見一蛇，槃屈而臥於斯樹下，夜樹上有數十燈火，光明耀曄，華下若雪，色曜香美其為難喻，吾以身附之，亦無賊害之心。』術士曰：『善哉！獲吾願矣。』則以毒藥塗龍牙齒，牙齒皆落，以杖捶之，皮傷骨折。術士自首至尾以手捋之，其痛無量，亦無怨心，自咎宿行不朽乃致斯禍，誓願曰：『令吾得佛，拯濟群生都使安隱，莫如我今也。』

「術士取龍著小篋中，荷負以行乞。每所至國，輒令龍舞，諸國群臣兆民靡不懼之。術士曰：『乞金銀各千斤，奴婢各千人，象馬牛車眾畜事各千數。』每至諸國，所獲皆然。轉入龍王祖父之國，其母及龍兄弟，皆於陸地求之，化為飛鳥依惶王宮。術士至，龍王化為五頭，適欲出舞而見其母兄妹，羞鄙逆縮不復出舞。術士呼之五六，龍遂頓伏。母復為人形，與王相見，陳其本末。王及臣民莫不興哀，王欲殺術士，龍請之曰：『吾宿行所種，今當受報，無宜殺之以益後怨，從其所求以施與之。弘慈如斯，佛道可得也。』王即以異國為例，具其所好悉以賜之。

「術士得斯重寶，喜以出國，於他國界逢賊，身見菹醢，財物索盡。龍母子與王訣別：『若大王念我呼名，吾則來，無憔悴矣。』王逮臣民臨渚送之，一國哀慟靡不躡踊者也。」

佛告諸比丘：「槃達龍王者，吾身是也。抑迦達國王者，阿難是也。母者，今吾母是也。男弟者，鶯鷲子是也。女妹者，青蓮華除饑女是也。時，酷龍人者，調達是也。菩薩弘慈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五一）雀王經

「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眾有尚慈母，悲彼艱苦情等親離，覩眾稟道喜若己寧，愛育眾生猶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柱其齒，病困將終。雀覩其然，心為悲楚曰：『諸佛以食為禍，其果然矣。』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羸，骨出虎齧。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兇虐，其惡莫大；若彼殺己，豈悅之乎？當恕己度彼，即有春天之仁。仁者普慈，祐報響應；兇虐殘眾，禍尋影迫。爾思吾言矣。』虎聞雀誠，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乎？』雀覩其不可化，愴然愍之，即速飛去。」

佛告諸比丘：「雀王者，吾身是也。虎者，調達是也。開士世世慈心濟眾，以為惶務猶自憂身。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五二）之裸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二人，各資國貨俱之裸鄉。叔曰：『夫福厚者衣食自然，薄祐者展乎筋力。今彼裸鄉，無佛、無法、無沙門眾，可謂無人之土矣，而吾等往，俯仰取其意，豈不難哉？入國隨俗，進退尋儀，柔心言遜，匿明揚愚，大士之慮也。』伯曰：『禮不可虧，德不可退，豈可裸形毀吾舊儀乎？』叔曰：『先聖影則隕身不隕行，戒之常也。內金表銅，釋儀從時，初譏後歎，權道之大矣！』遂俱之彼。伯曰：『爾今先入，觀其得失，遣使告誡。』叔曰：『敬諾。』旬日之間使返告伯，曰：『必從俗儀。』伯勃然曰：『釋人從畜，豈君子行乎？叔為，吾不也！』

「其國俗，以月晦十五日夜常為樂，以麻油膏膏首，白土畫身，雜骨瓔頸，兩石相叩，男女携手，逍遙歌舞；菩薩隨之，國人欣歎。王愛民敬賓俟相屬，王悉取貨，十倍雇之。伯車乘入國，言以嚴法，輒違民心。王忿民慢，奪財撻捶。叔請乃釋，俱還本國。送叔者被路，罵伯者聒耳。伯耻怒曰：『彼與爾何親？與吾何讐？爾惠吾奪，豈非讒言乎？』結叔帶曰：『自今之後，世世相酷，終不赦爾。』菩薩愴然流淚誓曰：『令吾世世逢佛見法親奉沙門，四恩普覆潤濟眾生，奉伯若己，不違斯誓也。』自此之後，伯輒剋叔，叔常濟之。」

佛告諸比丘：「時叔者，吾身是也。伯者，調達是也。菩薩慈柔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五三）六年守飢畢罪經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歸命三尊具奉十善，德被遐邇靡不承風，兵刃不施，牢獄無有，風雨時節國豐民富，四表康休，路無怨嗟，華偽小書舉國絕口，六度真化靡人不誦。時有梵志，執操清淨，閑居山林不豫流俗，唯德是務。夜渴行飲，誤得國人所種蓮華池水，飲畢意悟曰：『彼買此池，以華奉佛廟，水果自供；吾飲其水，不告其主，斯即盜矣。夫盜之為禍，先入太山，次為畜生，屠賣于市以償宿債。若獲為人，當為奴婢。吾不如早畢於今，無遺後患矣。』詣闕自告云其犯盜，唯願大王以法相罪，畢之於今乞後無尤。王告曰：『斯自然之水，不寶之物，何罪之有乎？』對曰：『夫買其宅即有其井，占其田則惜其草，汲井刈藟非告不取。吾不告而飲，豈非盜耶？願王處之。』王曰：『國事多故，且坐苑中。』太子令之深處苑內，王事總猥忘之六日。忽然悟曰：『梵志故在乎？疾呼之來。』梵志守戒飢渴六日，之王前立，厥體瘦羸，起而踰地，王覩流淚曰：『吾過重矣。』王后笑之。王遣人澡浴梵志，具設餽饌，自身供養，叩頭悔過曰：『吾為人君，民飢者吾自飢，寒者即衣單，豈況懷道施德之士乎？一國善士之福，不如高行賢者一人之德，國寧民安，四時順穀豐穰，非戒之德其誰致之乎？』謂道士曰：『飲水不告，罪乃若此，豈況真盜不有重咎乎？以斯赦子，必無後患也。』梵志曰：『大善！受王洪潤矣。』

「自斯之後，生死輪轉無際，至臨得佛不食六年，罪畢道成，以俱夷自解，羅云乃生。太子棄國勤于山林，邪見之徒咸謂狂惑，謗聲非一。太子聞焉，忍斯辱謗，追以慈濟，福隆道成，諸天雲集，稽首承風，帝王臣民靡不歸命。」

佛告諸比丘：「時王者，則吾身是也。夫人者，俱夷是。太子者，羅云是。夫崇惡禍追，施德福歸，可不慎哉！王忘道士令餓六日，受罪六年飢饉纔息，六日之後王身供養故，今六年殃畢

道成。俱夷笑之，今懷羅云六年重病。太子以梵志深著苑內故，六年處于幽冥。愚夫重闇不明去就，以惡心向佛、沙門、梵志，截手拔舌者，斯一世之苦；妄以手捶，虛以口謗，死入太山，太山之鬼拔出其舌，著於熱沙，以牛耕上，又以然釘釘其五體，求死不得。殃惡若此，順行無邪。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五四）釋家畢罪經

「昔者菩薩守戒行淨，積功累德，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遊處舍衛國。天龍鬼神、帝王臣民靡不歸宗，蠱道邪術值佛影隆，猶日明盛螢火隱退。貪嫉之興，不覩亡身之火，邪黨構謀，勸女弟子名曰好首，以毀天尊。國人未獲真諦者，有沈吟之疑，心疑諸沙門，王亦怪焉。蠱道貪濁，爭財相訴，濁現禍歸，即時見廢，貞真照現，天人歎善！王詣精舍頓首悔過，由斯王有慚心，因媒啟問，求佛女妹，結婚姻之固，以絕釋家之怨。眾祐曰：『吾去家為沙門，不豫世業，嫁娶之事，一由父王。』於是遣使者致敬，宣結親之辭。諸釋不許，王曰：『佛處其國爾由往來，明者無怨，愚夫有讐。女吾賤妾之子，何足以致恨乎？』王許曰：『可。』遂成婚姻。有男嗣一，請見諸舅，即之釋國。」

「時，佛當還開化諸釋，諸釋欣欣興佛精舍，掘土三尺，以栴檀香填之，撿國眾寶為佛精舍，焜焜奕奕有若天宮，聲聞隣國靡不躍逸。佛未坐之，而彼庶子入觀曰：『斯精舍之巧、眾珍之妙，唯天帝宮可為匹矣。』曰：『佛未翔茲，吾一坐座，沒命不恨也。』庶子嬖友，名曰頭佉摩，對曰：『夫亦何失？』即升坐矣。釋氏雄士，壯聲呵曰：『眾祐尊座，天帝不臨，何婢之子敢升座乎？』裂坐更興。庶子出，謂其友曰：『斯辱無外矣！吾若為王，爾無忘茲。』友曰：『俱然。』旋守其母欲為太子，母以妖蠱請如子願。王曰：『古來未聞！無設狂言自招耻也。』妖蠱處內，佞臣巧辭，遂立二嫡分民正治。」

「大王崩，位立兩國，民隨所悅，仁凶分流，仁即奉兄，兇馳詣叔。友為相國，修治干戈，軍用眾備，以舊事聞。王曰：『可。』即寵雄將武士就路，覩佛道邊坐乎半枯之樹。王進稽首曰：『佛

不坐純生而處半枯，將有由乎？」眾祐曰：『斯樹名釋，吾愛其名，以仁道濟其難，潤其枯惠其生也。』王悵然內耻曰：『佛仁弘普，惠逮草木，豈況人乎？』於是旋軍。相國仰察天文，覩釋氏宿福索禍興，復以聞之。軍又出，未至釋氏城有數里，城中弓弩矢聲猶風雨，幢幡傘蓋斷竿截斗，裂鎧斬控，士馬震奔靡不失魄。王又奔歸。釋人啟佛：『當那賊何？』曰：『牢關門，廢壘橋。』王又出軍，目連啟言：『吾欲以羅漢威神化為天網，覆城面四十里，王奈釋人何？』眾祐曰：『無奈罪何？』又言：『跳著他方剎土？』曰：『無奈罪何？』目連言：『吾能攘有形，無奈無形罪何？』眾祐曰：『種惡禍生，孰能攘之？取釋氏一子置吾鉢下，以效其實。』目連如命。

「釋諸耆舊承教守門，魔化為舊德，呵諸釋曰：『王假塗有所之，爾其絕彼，將益後尤。佛弟子行，可得爾乎？』魔奮勢拔鑰排門兵入，猶塘決水翻。釋摩南為大將軍，與王先王同師而學，有死友之誓，謂王曰：『住爾兇士一食之頃，令城中人獲出全命。』王曰：『可。』大將軍臨水向佛，叩頭流淚而曰：『以吾微命請彼少人，願令十方群生皆奉佛教，恕己濟眾，潤合二儀，無為狼虬之毒殘賊眾生，若斯無道之王矣。』入水以髮纏樹根，有頃命終。王遣使者視之，還如事云。兵入掘地半埋釋人。橫材象牽，概殺之矣，或馬蹟，或兵刃。

「佛時首疾，其痛難言。梵王帝釋、四大天王，皆叉手侍，為之痛心。釋人有自歸命三尊者，誦經者，起慈心者。釋有三城，征事未畢，王憶釋摩南殺身請眾命，為之愴然，旋師罷軍，遣使者致敬曰：『士眾疲勞，還國息師。』異日束修稽首足下。佛教謝，王自愛。使者退，佛視之矣。阿難整法服稽首曰：『佛不虛視，其必有緣。』眾祐曰：『釋罪畢也，王罪興矣。却後七日，太山鬼以火燒王及其臣民，王罪難救猶釋禍難攘矣。』佛使阿難舉鉢，鉢下人亦終。佛將諸沙門至梵志講堂，道經諸釋死地，或有已死或折臂髀脛者，覩佛來，或搏頰呻吟云：『歸命佛、歸命法、歸命聖眾，願十方群生皆獲永康，莫如我等也。』時自然床從地出，其地無間，諸沙門皆坐。佛言：『斯王勃逆，興罪弘廣

矣。』又問沙門：『若見屠獵魚網者，獲為飛行皇帝乎？』對曰：『不見。』佛言：『善哉！吾亦不見，以其無四等心惠彼群生故也。』

「王行湖邊，眾入水浴，神化為毒虫螫其士眾，毒行身黑，或於水中死者，或百步一里死者。且半入國，兇鬼雲集。宮中夜時人聲物鳴，聚居相持，須旦為命，日月薄蝕，星宿失度，怪異首尾，靡不怨王也。王聞佛戒火變之異，內如湯灼，遣使者參其事。佛說如上，使返具聞，國振瓦崩。王會群臣，議言：『或於山，或於水。』遂乘船入海，強富得從，貧羸留國。王內宮人登船上服，望火解衣，脫陽燄珠著服上。其日雲興，壅壅暄暄，風雨淩淩，竿絕舟漂，臣民僉曰：『弊王行凶，乃致兇禍。』向中之時日出炙陽燄，陽燄化為火，始自王舟，大山鬼神雲集礚礚，率土生入太山地獄。留在岸者，微怖而全。」

佛於是日興慈心定，諸沙門問阿難：「佛不出乎？」答曰：「一國大喪，佛興慈定，故為不出也。」佛明晨出，諸沙門稽首于地，釋梵四王、諸龍鬼神、帝王臣民稽首就座。阿難整服，問二國禍變之元：「願釋眾疑，令群生照禍福所由。」佛告阿難：「昔有三國比隣而王，時，佛去世久遠，經典不修。菩薩所處之國，致有湖池，獲魚無數。近國聞喜，資財來買，魚盡慘還。遠國不知，亦無買心。漁獵國者，今釋三億人死者是也。其一國喜欲買魚者，今一城人恐徒亡財者是也。遠國不聞得魚者，今一城中人不知王來者是也。我時見破魚首，失言可之；今已得佛為三界尊，尚不免首疾之殃，豈況凡庶乎？諸弟子端爾心、興德惠、安群生，恕己濟彼，慎無殺生，盜人財物，姪彼非妻，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妬恚癡，誹謗三尊。禍之大莫尚十惡，福榮之尊夫唯十善矣。殺物者為自殺，活物者為自活。策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莫若勞心念道、口言道、身行道。施善福追，為惡禍尋，猶響之應聲影之追形也。覩斯變者，慎勿違春天之仁，而尚豺狼之兇也。」

佛說經竟，四輩弟子、天龍鬼神，皆大歡喜，稽首而去。

六度集經卷第六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精進度無極章第四(此有十九章)

「精進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奧，進之無怠，臥坐行步，喘息不替。其目髣髴，恒覩諸佛靈像變化立己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誨德音。鼻為道香，口為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眾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憂之，猶至孝之喪親矣。若夫濟眾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濟眾難，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

(五五)

「昔者菩薩，時為凡人，聞佛名號、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眾苦都滅矣。菩薩存想，吟泣無寧，曰：『吾從得天師經典翫誦，執行以致為佛，愈眾生病令還本淨乎？』時佛去世，無除饑眾，莫由受聞。隣有凡夫其性貪殘，覩菩薩精進志銳，曰：『吾知佛三戒一章，爾欲稟乎？』菩薩聞之，其喜無量，稽首足下，伏地請戒。知偈者曰：『斯為無上正真、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之要教也，子欲徒聞之，豈其然乎？』答曰：『請問法儀，厥義何之？』曰：『爾審懇誠者，身毛一孔一針刺之，血流身痛心不悔者，尊教可聞矣。』答曰：『聞佛則殞，吾欣為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布針以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法，得無痛之定。

「天帝釋覩菩薩志銳，為其愴然，化令舉身一毛孔者有一針矣。其人覩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守口攝意，身無犯惡，除是三行，得賢徑度。是諸如來、無所著、正真尊、最正覺戒真說也。』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身針霍然不現，顏景弈弈，氣力

踰前，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眾生。」

佛告諸比丘：「授菩薩偈者，今調達是。調達雖先知佛偈，猶盲執燭炤，彼不自明，何益於己？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五六）

「昔者菩薩，為獼猴王，常從五百獼猴遊戲。時世枯旱，眾果不豐，其國王城去山不遠，隔以小水，猴王將其眾入苑食果。苑司以聞。王曰：『密守，無令得去。』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為眾長，禍福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眾。』勅其眾曰：『布行求騰。』眾還騰至，競各連續，以其一端縛大樹枝。猴王自繫腰登樹投身，攀彼樹枝，騰短身垂，勅其眾曰：『疾緣騰度。』眾以過畢，兩掖俱絕，墮水邊岸，絕而復蘇。國王晨往案行，獲大獼猴，能為人語，叩頭自陳云：『野獸貪生恃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咎過在我。原赦其餘，蟲身朽肉，可供太官一朝之餽也。』王仰歎曰：『蟲獸之長，殺身濟眾，有古賢之弘仁。吾為人君，豈能如乎？』為之揮涕，命解其縛，扶著安土，勅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仁澤：『古賢之行未等於茲，吾仁系髮，彼踰崑崙矣。』后曰：『善哉！奇矣斯蟲也。王當恣其所食無令眾害。』王曰：『吾已命矣。』」

佛告諸比丘：「獼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是也，五百獼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五七）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力勢踰眾，仁愛普覆，群鹿慕從，所遊近苑。牧人以聞，王率士眾合圍逼之。鹿王乃知，垂泣而曰：『爾等斯厄，厥尤由我也。吾將沒命，濟爾群小。』鹿王就索，下前兩足曰：『登吾踊出，爾等可全矣。』群鹿如之，咸獲免矣。身肉決裂，血若流泉，躡地纔息，其痛難言。群鹿啼呼，徘徊不去。人王覩其體殘，血流丹地，不見鹿眾，曰：『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淑，稟命為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

境罪應尤重。身肉雖盡，兩脾五藏完具尚存，惟願太官給一朝膳。』王曰：『爾何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其王惻然為之流淚曰：『爾為畜生，含乾坤之弘仁，毀命以濟眾；吾為人君，苟貪好殺殘天所生？』即布重命，勅國黎庶，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索舉鹿，安厝平地。群鹿覩其王，仰天悲號，各前舐瘡，分布採藥，咀咋傅之。人王覩焉，重為拭淚曰：『君以子愛育其眾，眾以親恩慕其君，為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絕殺尚仁，天即祐之，國豐民熙，遐邇稱仁，民歸若流。」

佛告鷲鷲子：「鹿王者，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也。人王者，阿難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五八）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名曰修凡，體毛九色覩世希有，江邊遊戲。覩有溺人，呼天求哀，鹿愍之曰：『人命難得而當殞乎？吾寧投危以濟彼矣。』即泅趣之曰：『爾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今自相濟。』人即如之。鹿出人畢，息微殆絕。人活甚喜，遶鹿三匝，叩頭陳曰：『人道難遇，厥命惟重，大夫投危濟吾重命，恩踰二儀，終始弗忘，願為奴使供給所乏。』鹿曰：『爾去，以吾軀命累汝終身。夫有索我，無云覩之。』溺人敬諾：『沒命不違。』

「時，國王名摩因光，稟操淳和慈育黎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寐寤以聞：『欲以鹿之皮角為衣為珥，若不獲之妾必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群臣說鹿體狀，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悅焉，曰：『吾獲一縣，金銀滿鉢，終身之樂；鹿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事陳聞啟之。斯須面即生癩，口為朽臭，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眾乃獲之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

「鹿時與烏素結厚友。然其臥睡不知王來，烏曰：『友乎！王來捕子。』鹿疲不聞，啄耳重云：『王來殺爾。』鹿驚覩王彎

弓向己，疾馳造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刻之命，欲陳愚情。』王覩鹿然，即命息矢。鹿曰：『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王處深宮之內，焉知微蟲之處斯乎？』王手指云：『癩人啟之。』鹿曰：『吾尋美草食之，遙覩溺人呼天求哀，吾愍于窮，投危濟之。其人上岸喜叩頭曰：「吾命且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為終身奴。」吾答之曰：「爾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上著陸地，不出無反復人也。劫財殺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不以為艱，斯必天也！』王善鹿之言，喜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後恣鹿所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王放之，恚盛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為鹿類盈國食穀，諸穀苗稼掃土皆盡，以觀其志。黎庶訟之。王曰：『凶訛保國，不若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鹿各去，穀豐十倍，毒害消歇，諸患自滅。」

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吾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王者，鷲鷯子是也。溺人者，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妻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五九）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馱耶，常處海邊渡漂流人。時，海彼岸有姪女鬼，其數甚多，若覩商人，即化為城郭居處，田園伎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晬晬，要請商人，酒樂娛之。鬼魅惑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間，姪鬼厭故，以鐵鋸刺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遙覩姪鬼噉人，為之流淚。因飛渡海，之海彼岸，獲成擣粳米，馬王食飲畢，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商人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臻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等去者，姪鬼必當捉子示爾，號呼而迫。有顧戀之心者，吾去後，鬼必復以鐵鋸鋸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背援吾鬣尾，捉頭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活覩親也。』商人

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覩六親，姪惑之徒信鬼妖蠱靡不見噉。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

佛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〇）

「昔者菩薩，身為魚王，有左右臣，皆懷高行，常存佛教，食息不替，食水生菜苟以全命；慈育群小，猶護自身，尋潮遊戲，誨以佛戒。不覺漁人以網挾之，群魚巨細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慎無恐矣，一心念佛願眾生安，普慈弘誓，天祐猶響，疾來相尋。吾濟爾等。』魚王以首倒殖泥中，住尾舉綱，眾皆馳出，群魚得活靡不附親。」

佛告諸比丘：「時魚王者，吾身是也。左右臣者，鶩鷺子、大目犍連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一）

「昔者菩薩，身為龜王，晝夜精進思善方便，令眾生神得還本無。又有龜王，共處深山，俱覩螻蛄登樹自投，如斯無寧。菩薩占曰：『斯危身之象矣，吾等宜早避之為善。』其一龜王，專愚自由，不從真言。菩薩盡心，濟其從者令得免難。十日之後，象王徒眾就樹燕息，螻蛄自投墮象耳中，則驚啼呼！羣象犇赴，其來縱橫踐殺諸龜。龜王悲曰：『知事若茲而不指云，吾死爾生，於心善乎？累劫尋爾，逢必殘戮。』」

佛告諸比丘：「善占龜者，吾身是也。自專不去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二）

「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徒眾三千。有兩鸚鵡，力幹踰眾，口銜竹莖以為車乘，王乘其上飛止遊戲。常乘莖車，上下前後左右，鸚鵡各五百眾，六面輔翼合有三千，貢獻所珍，娛樂隨時。王深自惟：『眾譴亂德無由獲定，吾將權焉。』託病不食，佯死

棄眾。其諸眾者以簞覆之，各捐而去；王興求食。諸鸚鵡眾詣他山鸚鵡王所曰：『吾王喪矣，願為臣僕。』曰：『爾王死者以屍相示，若其真喪，吾將納爾眾。』還取屍霍然不見，四布行索獲其王矣，僉然為禮，復故供養。王曰：『吾尚未喪，爾等委捐。諸佛明訓，覩世無親唯道可宗，沙門以鬚髮為亂志之穢，故捐棄之崇無欲行。爾等謹聞，邪聲亂志，獨而無偶，上聖齊德。』言畢翻飛，閑處窈寂，棄欲無為，思惟定行，諸穢都滅，心如天金。」

佛告諸比丘：「時鸚鵡王者，吾身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三）

「昔者菩薩，身為鴿王，徒眾五百，於國王苑翱翔索食。國王覩之，勅令牧夫率網張捕，其眾巨細無有子遺，籠而閉之，食以粳米肥肉，太官以供肴膳。鴿王見拘，一心念佛，悔過興慈，願：『令眾生拘者得解，疾離八難無如我也。』謂諸鴿曰：『佛經眾戒，貪為元首，貪以致榮者，猶餓夫獲毒飲矣。得志之樂其久若電，眾苦困已其有億載。爾等捐食，身命可全矣。』眾對之曰：『見拘處籠，將欲何冀乎？』王曰：『違替佛教縱情貪欲，靡不喪身者也。』已自捐食，肥體日耗，間關得出，顧謂餘曰：『除貪捐食可如我也。』言畢飛去。」

佛告諸比丘：「鴿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四）佛說蜜蜂王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來、無所著、最正覺，時為一切諸天人民不可計數而說經法。是時眾中有兩比丘，其一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正，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正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正言：『佛者難

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耳，當曼精進為眾作本，如何睡眠？夫睡眠者陰蓋之罪，當自勗勉有覺寤心。』時德樂正，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思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正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正驚，心中懔懔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花，憂曇、拘文，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正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復睡。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污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正向蜜蜂王說此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污其身體，
如是為無點，	敗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正，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污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為甚迷。
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沒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曼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智者，	當知為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正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隣尼，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怠，應時亦得不退轉地。」

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正者，彌勒是也。」

佛語阿難：「我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時睡眠獨無所得。設我爾時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于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聞是法者常當精進，廣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之蓋，當造光明智慧之本。」

說是事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五）佛以三事笑經

「昔者菩薩，為清信士，歸命三尊，慈弘仁普，恕濟群生，守清不盜，布施等至，貞淨不姦，觀捐內姪，信同四時、重如須彌，絕酒不飲，尊孝喻親，以正月奉六齋精進無倦，所生遇佛，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教化周旋。」

時行歷市，覩一老翁斗量賣魚，哀慟嗥曰：「怨乎皇天，吾子何咎而早喪身？子存賣魚，吾豈勞乎？」佛覩其然，笑之，口光五色。度市斯須，又覩大猪浴尿行路，佛復笑焉。阿難整服稽首而白：「屬笑人多，莫由敬質；而今重笑，必有教詔。願釋眾疑，為後景模。」

世尊告曰：「阿難！吾笑有三因緣。一曰，觀彼老翁之愚，其為弘普矣。日以罾(zēng)網殘群生命，蓋無絲髮之惻隱；禍子自喪，而怨諸天呼嗥(háo)驚怖！斯下愚之行，非二儀之仁，賢聖之恕也，以是笑耳。昔者飛行皇帝，植福巍巍，志憍行逸，今

為斗量魚，斯二矣。不想人天，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意專著空，不能空空還于本無，福盡受罪今在斗中，斯三矣。」

阿難質曰：「飛行皇帝，逮彼尊天，其德巍巍，何故不免於罪乎？」

世尊曰：「禍福非真，當有何常？夫處尊榮施四等恩，覺四非常，可免彼禍矣。若因貴自遂，快心從邪，福盡受罪，自古來然。殃福追己，猶影尋形、響之應聲，豈有貴賤哉？惟吾前世為清信士，時，有隣人好奉鬼蠱，姦(jiān)孽(niè)為群，不信作惡重禍響應。每至齋日，吾要入佛正真之廟，聽沙門眾散說淨法，以為德本，防絕凶禍，而子姪荒，訛云有務。吾詣佛廟，子往亂道。自斯之後，吾之所生，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為三界尊，號曰法王。隣人好事鬼術，殘賊群生，洸蕩女色，酒亂不孝，自謂得志。輪轉三道，苦毒無量。吾已為佛，子續為臭蟲，是以笑之。」

佛告阿難：「吾累劫稟經採義，親樂沙門，獲斯巍巍矣。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六）小兒聞法即解經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毀犯，常守梵行，在精舍止。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說經聲妙無能及者，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牛，遙聞比丘誦說經聲，即尋音往詣精舍中，禮比丘已却坐一面，聽其經言，時說色本，聞之即解，兒大歡喜。經句絕已，便問比丘。比丘應答，不可兒意。是時小兒反為解說，其義甚妙，昔所希聞。比丘聞之，歡喜甚悅，怪此小兒乃有智慧，非是凡人。時，兒即去，還至牛所，所牧牛犢散走入山，兒尋其迹追逐求索。爾時，值虎害此小兒，小兒命終，魂神即轉，生長者家，第一夫人作子。」

「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懈息。其長者家，素不知法，恠此夫人口為妄語，謂呼鬼病，下問譴崇，

無所不至，無能知者。長者甚愁，不知夫人那得此病，家中內外皆悉憂惶。是時比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遙聞經聲心甚喜悅，住門有頃。主人偶出，見此比丘亦不作禮，比丘怪之：『此賢者家內說經聲妙乃爾乎！今此長者不與我語。』即問長者：『內中誰有說深經者，音聲微妙乃如是耶！』長者報言：『我內中婦聞得鬼病，晝夜妄語，口初不息。』比丘爾乃知長者家為不解法，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道，願得入內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將比丘入至婦所。婦見比丘即為作禮，比丘呪願言：『得佛疾。』便與比丘相難說經法，反覆披解，比丘甚喜。長者問言：『此何等病？』比丘報言：『無有病也，但說深經甚有義理，疑此夫人所懷妊兒，是佛弟子。』長者意解，即留比丘與作飲食。飲食畢訖，比丘便退精舍，展轉相謂：『有一長者夫人懷妊，甚可奇怪，口誦尊經，所說如流，其音妙好，解釋經理甚深。』

「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普及眾僧悉令詣舍，辦飲食具。時至，皆到坐定，行水飲食已，呪願達嚩。時，夫人出禮眾比丘，却坐一面，復為比丘快說經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為比丘具足解說，眾僧踊躍歡喜而退。日月滿足，夫人在產，挽娠得男，又無惡露。其兒適生，叉手長跪，誦般若波羅蜜。夫人產已，還如本時無所復知，如夢寤已了無所識。長者即復呼眾僧。比丘都集，往覩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躓礙。是時眾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不能知。長者問言：『此為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慎莫驚疑，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為一切眾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啟受。』

「時兒長大至年七歲，悉知微妙，道俗皆備，與眾超絕，智度無極。諸比丘等皆從受學，經中誤脫有所短少，皆為刪定，足其所乏。兒每入出有所至止，輒開化人使發大乘；長者家室內外大小五百人眾，皆從兒學，發摩訶衍意，悉行佛事。兒所教授城郭市里，所開發者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弟子乘者五百人，諸比丘聞兒所說本漏意解，志求大乘者皆得法眼淨。」

佛告阿難：「是時小兒者，吾身是也。時比丘者，迦葉佛是也。如是，阿難！我往昔時，一從比丘聞摩訶衍品，讚善開解，心意歡喜不轉，精進不忘，深識宿命，自致無上平等正覺。一聞之德乃尚如是，何況終日遵修道者？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七）殺身濟賈人經

「昔者菩薩，與五百商人，俱入巨海欲採眾寶。入海數月，其所獲寶，重載盈舟。將旋本土，道逢飄風，雷電震地，水神雲集，四周若城，眼中出火，波涌灌山，眾人嚙啼曰：『吾等死矣！』恐怖易色，仰天求哀。菩薩愴然，心生計曰：『吾之求佛，但為眾生耳。海神所惡，死屍為甚。危命濟眾，斯乃開士之尚業矣。吾不以身血注海，海神惡之，意者船人終不渡岸。』謂眾人曰：『爾等屬手相持并援吾身。』眾人承命，菩薩即引刀自刎。海神惡焉，漂舟上岸，眾人普濟。」

「船人抱屍號天而哭曰：『斯必菩薩非凡庸之徒。』蹶踊呼天：『寧令吾等命殞于茲，無喪上德之士矣。』其言真誠，上感諸天，天帝釋觀菩薩之弘慈觀世希有，帝釋身下，曰：『斯至德菩薩將為聖雄，今自活之。』以天神藥灌其口中，并通塗屍，菩薩即蘇，忽然起坐與眾相勞。帝釋以名寶滿其舟中，千倍于前，即還本土，九親相見靡不歡悅，賙窮濟乏，惠逮眾生，敷宣佛經，開化愚冥。其國王服菩薩德，詣稟清化，君仁臣忠，率土持戒，家有孝子，國豐毒歇，黎庶欣欣，壽終生天，長離眾苦。菩薩累劫精進不休，遂至得佛。」

佛告諸比丘：「殺身濟眾者，吾身是也。天帝釋者，彌勒是。五百商人者，今坐中五百應真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八）

「昔者菩薩，為獨母子，朝詣佛廟捐邪崇真，稽首沙門，稟佛神化，朝益暮誦，景明日昇，採識眾經。古賢孝行，精誠仰慕，猶餓夢食。所處之國，其王無道，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無常，自惟曰：『吾為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聚金以貢太山王

耶？』於是斂民金，設重令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三年，民金都盡。王訛募曰：『有獲少金以貢王者，妻以季女，賜之上爵。』童子啟母曰：『昔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欲以賂太山王，今必存矣，可取以獻王也。』母曰：『可。』兒取獻焉。王令錄，問所由獲金。對曰：『父喪亡時，以金著口中，欲賂太山，實聞大王設爵求金，始者掘塚發木取金。』王曰：『父喪來有年乎？』對曰：『十有一年。』曰：『爾父不賂太山王耶？』對曰：『眾聖之書，唯佛教真。佛經曰：「為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關響，其可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終四大離，靈逝變化，隨行所之，何賂之有？大王前世布施為德，今獲為王，又崇仁愛澤及遐邇，雖未得道，後世必復為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奪金。」

佛告諸比丘：「時王欲以民間餘金殘戮害無罪者，菩薩覩民哀號，為之揮淚，投身命乎厲政，濟民難於塗炭。民感其潤，奉佛至戒，國遂豐沃。時，童子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九）調達教人為惡經

「昔者菩薩，位為天王，精存微行，志進若流，每到齋日，乘于馬車巡四天下，宣佛奧典開化眾生，消其瑕穢，令崇如來、應儀、正真覺、天中之天、眾聖中王、道教之尊，可離三塗眾苦之原。調達亦為魔天王，行四天下，教人為惡從心所欲，無有太山殃禍之報。行逢菩薩，問曰：『子何行乎？』答曰：『教民奉佛，修上聖德。』調達曰：『吾教民恣欲，二世無禍；為善勞志，無益於己。』菩薩曰：『爾避吾道。』答曰：『子為善猶金銀，吾尚惡猶剛鐵。剛鐵能截金銀，金銀不能截剛鐵，子不下道，吾斬子矣。』調達惡盛禍成，生入太山。夫人為惡，皆死入三塗，三塗執善靡不昇天，雖處尊榮而懷元惡，不如三塗懷佛一言也。」

佛告諸比丘：「教人行善天王者，吾身是也。導人為惡魔天者，調達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七〇）殺龍濟一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諸佛難逮之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練棄內垢，止觀寂定。每聞諸國闇於三尊，輒往導化，令奉六度正真妙行。時有大國，其王樂道，眾妖誘之授其邪偽，率土承風，皆事蠱道，風雨不時，妖怪首尾。菩薩伯叔自相謂曰：『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懷十善，君仁臣忠，父義子孝，夫信婦貞，比門有賢，吾等將復誰化乎？彼彼國信妖，蛟龍處之，吞其黎庶，哀嗟無救。夫建志求佛，唯為斯類矣。可以道化，喻之以仁，龍含凶毒，吾等摧焉。』叔曰：『佛戒以殺為凶虐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將如彼何？』伯曰：『夫殘一人者，其罪百劫；龍吞一國，吾懼恒沙劫畢，厥殃未除矣。苟貪鄙味斯須之利，不覩太山燒煮之咎，吾心愍然。人道難獲，佛法難聞，除龍濟國，導以三尊六度高行，禍若絲髮，福喻二儀。爾化為象，吾為師子，二命不殞，斯國不濟也。』稽首十方誓曰：『眾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度一切。』象造龍所，師子登之。龍即奮勢霆耀雷震，師子踊吼，龍之威靈，師子赫勢，普地為震，三命絕矣。諸天稱善，靡不歎仁。兩菩薩終，生第四天上。」

「一國全命，抱屍哀號曰：『斯必神矣！孰仁若茲。』門徒尋之，覩師普慈殺身濟眾，哀慟稱德。各又進行宣師道化，王逮臣民始知有佛，率土僉曰：『佛之仁化乃至於茲乎！』殯葬二屍，舉國哀慟。王即命曰：『有不奉佛六度十善而事妖鬼者，罪舉眷屬同。』自斯之後，刹有千數沙門比肩而行，國內士女皆為清信高行，四境寧靖，遂致太平。」

佛告諸比丘：「時兄者，吾身是也。弟者，彌勒是也。毒龍者，調達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舉眷屬同，丹本與騰同）

（七一）彌勒為女人身經

「昔者菩薩，為天帝釋，位尊榮高，其志恒存非常、苦、空、非身之想。坐則思惟，遊則教化，愍愚愛智，誨以智慧，精進無

休。覩其宿友，受婦人身為富姓妻，惑乎財色，不覺無常，居市坐肆。釋化為商人，佯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喜悅，令兒馳歸，取獨坐床欲以坐之，商人乃熟視婦人而笑。婦執高操，意怪商人住笑非宜。兒取床遲，還即搏之，商人又住笑。側有一兒，播鼗踊戲，商人復笑之。有父病者，子以牛祠鬼，商人亦笑之。有一婦人抱兒仿佯，行過市中，兒刮面頰，血流交頸，商人復笑之。於是富姓妻問曰：『君住吾前含笑不止，吾屬搏兒，意興由子，子何以笑？』商人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婦人悵然，意益不悅，怪商人言。商人又曰：『吾所以笑搏兒者，兒是卿父，魂靈旋感，為卿作子，一世之間有父不識，何況長久乎？播鼗兒者本是牛，牛死靈魄還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貫此鼗，兒今播弄踊躍戲舞，不識此皮是其故體，故笑之耳。殺牛祭者，父病請活，求生以殺，不祥之甚；猶服鴆毒，以救病也。斯父方終，終則為牛，累世屠戮受禍無已。今此祭牛，命終靈還，當受人體，免脫憂苦，故復笑之。刮母面兒，兒本小妻，母是嫡妻，女情專姪，心懷嫉妬，常加酷暴。妾含怨恨，壽終則生為嫡妻子，今來報讎，攬面傷體，故不敢怨耳，是以笑之。夫眾生之心其為無恒，古憎今愛，何常之有？斯皆一世見而不知，豈況累劫？經曰：「以色自壅者，盲於大道，專聽邪聲者，不聞佛音之響也。」吾是以笑之耳。世榮若電恍惚即滅，當覺非常，莫與愚竝，崇修德操，六度妙行。吾今反居，後日必造子門。』言竟忽然不現，婦悵然而歸。齋肅望慕，一國咸聞，王逮群寮靡不欽延。

「商人後果在門，狀醜衣弊，曰：『吾友在內，爾呼之來。』門人入告，具以狀言。婦出曰：『爾非吾友矣。』釋笑而云：『變形易服，子尚不識，豈況異世捨斯受彼乎？』重曰：『爾勤奉佛，佛時難值，高行比丘難得供事，命在呼吸無隨世惑。』言畢不現。舉國歡嘆矣，各執六度高妙之行。」

佛告鷲鷲子：「爾時婦人者，彌勒是也。天帝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七二）女人求願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厥媚稟氣兇愚妬忌，每出商行，以妻囑隣獨母，母奉佛戒為清信行。時佛入國，王逮臣民靡不受戒，獨母聞經，還為婦說之。婦喜歎曰：『斯即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也。』從母聞佛，即遙稽首。齋日母曰：『可往聽化乎？』婦喜曰：『可。』尋之城外，忽存媚妬，悵然不悅，旋居自鄙：『吾殃重乎？』母還為陳：『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聽經，或得沙門四道者，或受菩薩決者。佛時難值，經法難聞，爾還為乎？』婦聞佛德，流淚具陳媚妬之意。母曰：『可試一行。』婦曰：『敬諾。』明日即隨母行覩佛，五體投地却立靜心，視佛相好念佛清淨真是天尊。佛問女：『爾來何願？』即稽首而對：『我聞佛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德如恒沙，智若虛空，六通四達得一切智，勢來請尊，願佛哀我。』世尊告曰：『佛為一切護，恣汝所願。』女人稽首曰：『夫人處世未獲本無者，皆以欲故為匹偶居，令我世世與至德偶居，同志無嫉妬行。二曰，身口意行端正絕世。三曰，世世虔奉三尊，心垢日消，進道無倦，諸佛祐助，眾邪不能遏，必獲一切智，濟眾生難。』眾祐歎曰：『善哉，善哉！令汝得之。』婦大歡喜稽首，退歸本居。厥媚賈還，乘舟水行，當以斯日至。天帝覩婦高行，發願無雙，助喜歎善，為興風雨，住其舟行明日乃臻。

「婦後壽終，神生有道之家，容華光世，年長出嫡為國儒士之妻，國稱高賢。時，媚入海採寶欲濟窮民，婦居家以禮自衛，猶城衛寇，國王后妃大臣妻妾靡不仰則，詣門雲集稟婦德儀。婦夜寐覺，憶世無常：『榮富猶幻孰獲長存，躬為坏舟我神載之，猶獲月影望天寶者也。勞心苦身何益於己？夢幻皆空，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明晨當索無上正真、天中之天為吾師焉。』晨興即覩石塔在庭，佛像金耀，琢壁書經，歎佛為眾聖之師三界獨步。婦喜歎曰：『是則如來、應儀、正真道、最正覺者乎！』即五體投地遶廟三匝，散華燒香，然燈懸繒，晨夜肅虔，稽首恭禮。王后國婦請承清風退邪崇真。隣有兇夫賈逢婦媚，曰：『子妻造妖，虛立鬼廟，朝暮香熏呪咀妖蠱，願令爾喪，不祥之甚。』媚歸，婦啟曰：『妾前一夜覺世無常，晨覩宗靈，無上正真絕妙之像來

在中庭，妾今供事，燒香然燈，懸繒奉華，朝夕禮拜，稽首自歸，子當事之，必合聖則。』婿大歡喜，一心肅虔，國人巨細僉然承風，如是八萬四千餘歲。」

佛告鷲鷲子：「爾時婦人者，吾身是也。時婿者，彌勒是也，獨母者，鷲鷲子是也。隣兇夫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七三）然燈授決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少寡守節，歸命三尊，處貧樂道，精進不倦，蠲除兇利，賣膏為業。時有沙門，年在西夕，志存高行，不遑文學，內否之類謂之無明矣。禮敬有偏，終始無就，分衛麻油以供佛前，獨母照然，貢不缺日。有一除饘，稽首佛足，叉手質曰：『斯老除饘，其雖眇明，戒具行高，然燈供養，後獲何福？』世尊歎曰：『善哉問也！是老除饘，却無數劫，當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項有重光，將導三界，眾生得度，其為無數。』獨母聞之，馳詣佛所，稽首陳曰：『除饘然燈，膏即吾所貢云，其當獲為無上正真道，將導眾生還神本無，天人鬼龍靡不逸豫。唯願加哀，復授吾決。』佛告女人：『女身不得為佛、緣一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巍巍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捐穢體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捐之。』還居淨浴，遙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有，非吾長保也。』登樓願曰：『以今穢身惠眾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受決為佛。若有濁世眾生盲冥背正向邪無知佛者，吾當於彼世拯濟之也。』自高投下，觀者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軟猶天綰綖，覩身無害，即化為男，厥喜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云：『受世尊恩，已獲淨身。唯願加哀，授吾尊決。』佛歎之曰：『爾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為佛無懷疑望，然燈除饘，其得佛時當授汝號。』天人鬼龍聞當為佛，皆向拜賀，還居咨歎，各加精進。爾時，勸發群生不可計數。」

佛告鷲鷲子：「時老比丘者，錠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七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禪度無極章第五(此有九章)

(七四)

「禪度無極者云何？端其心，壹其意，合會眾善，內著心中，意諸穢惡，以善消之。凡有四禪：一禪之行，去所貪愛五妖邪事，眼覩華色心為淫狂，去耳聲、鼻香、口味、身好，道行之志必當遠彼。又有五蓋：貪財蓋、恚怒蓋、睡眠蓋、淫樂蓋、悔疑蓋。有道無道，有佛無佛，有經無經，心意識念，清淨無垢，心明覩真得無不知，天龍鬼妖所不能惑。猶人有十怨脫身離之，獨處山間眾所不知、無所復畏，人遠情慾，內淨心寂，斯謂一禪。心獲一禪進向二禪，第二之禪，如人避怨，雖處深山懼怨尋之，逾自深藏，行家雖遠十情慾怨，猶恐慾賊來壞道志，得第二禪，情慾稍遠不能污己。第一之禪，善惡諍己，以善消惡，惡退善進。第二之禪，喜心寂止，不復以善住消彼惡也。喜善二意，悉自消滅，十惡煙絕，外無因緣來入心者。譬如高山其頂有泉，無流入者，亦非龍雨水自內出，水淨泉滿，善內心出，惡不復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是，便向三禪。第三之禪，守意牢固，善惡不入，心安如須彌，諸善不出。外事善惡寂滅不入，心猶蓮華根莖在水，華合未發為水所覆。三禪之行，其淨猶華，去離眾惡身意俱安。御心如是，便向四禪。善惡皆棄，心不念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猶琉璃珠，又如士女淨自沐浴，名香塗身，內外衣新，鮮明上服，表裏香淨，菩薩心端獲彼四禪。群邪眾垢無能蔽其心，猶若淨繒在作何色。又如陶家埏埴為器，泥無沙礫在作何器。又猶鍛師熟煉名金，百奇千巧從心所欲。菩薩心淨得彼四禪，在意所由，輕舉騰飛，履水而行，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出入無間存亡自由。摸日月，動天地，洞視徹聽靡不聞見，心淨觀明得一切智，未有天

地眾生所更，十方現在眾心所念，未萌之事，眾生魂靈為天為人，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福盡受罪，殃訖受福，無遠不知。夫得四禪，欲得溝港、頻來、不還、應儀，各佛如來、至真平等正覺、無上之明，求之即得。猶若萬物皆因地生，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禪成，猶眾生所作非地不立。眾祐又曰：『群生處世，正使天帝仙聖巧黠之智，不覩斯經，不獲四棄之定者，猶為愚矇也。』既有智慧，而復一心即近度世。此為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五）

「昔者比丘，飯畢澡漱，入深山丘墓間樹下坐，叉手低頭，一心滅念。內意心中消去五蓋，五蓋滅後，其心熒然，冥退明存。顧愍天人蜎飛蚊行蠕動之類，傷其愚惑懷斯五蓋，遏絕明善之心。消去五蓋諸善即強，猶若貧人舉債治生，獲利還彼餘財修居，日有利入，其人心喜。又如奴使免為良民，困病獲瘳，九族日興，牢獄重罪逢赦得出。又如重寶渡海歷險，還家見親其喜無量。心懷五蓋猶斯五苦，比丘見諦去離五蓋，猶彼凡人免上五患，蓋退明進，眾惡悉滅，道志強盛即獲一禪。自一禪之二禪，凡有三行：一曰勤仞，二曰數念，三曰思惟。自斯三事得成四禪，以一禪至二禪，以二禪之三禪，以三禪之四禪。四禪勝三禪，三禪勝二禪，二勝一。第一之禪，十惡退，五善進。何謂十惡？眼樂色、耳音、鼻香、口味、身好，并上五蓋，謂之十惡。何謂五善？一計、二念、三愛、四樂、五曰一心。斯五善處內。第二之禪不計、不念，制心內觀，善行在內，不復由耳目鼻口出入，善惡二行不復相干，心處在內唯有歡喜也。三禪之行除去歡喜，心尚清淨，怕然寂寞，眾祐各佛應儀曰：『諸能滅欲淨其心者，身終始安。』第四之禪喜心去，得寂定。一禪耳為聲亂，二禪心為念亂，三禪心歡喜亂，四禪心為喘息亂。一禪耳聲止，進至二禪，二禪念滅，進至三禪，三禪歡喜滅，進至四禪，四禪喘息滅得空定。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六）

「菩薩志道，凡以幾事，能令內淨心一得禪？或見老者，頭白齒落形體變異，觀之意悟曰：『吾後必然。』一心得禪。或觀病者身心困痛，猶被杖楚。悵然悟曰：『吾後必然。』一心得禪。或觀眾生壽命終訖，息絕燼逝，神遷身冷，九族捐之，遠著外野，旬日之間胙脹爛臭，或為狐犬眾鳥所噉，肌肉生蟲，蟲還食身，膿血惡露滂沱流地，骸骨解散，節節異處，足趺脛髀，尻脊脇臂，頭齒髑髏，各自分離。道人念曰：『夫生有死，人物猶幻，會即有離，神逝體散。吾豈得止，獨不如彼乎？』觀之愴然，一心得禪。或見久死體骨消滅，泥土同塵。深自惟曰：『吾體方爾。』一心得禪。或以聞太山湯火之毒、酷裂之痛，餓鬼飢饉積年之勞，畜生屠剝割截之苦，存之愕然，一心得禪，或見窮凍餓死，或見履非之人為王法所戮。道人念曰：『斯人遭患由無道志，吾不精進必復如彼也。』一其心得禪。深惟內觀，下即為屎尿所迫，上即為寒熱所憎，覺身可惡，一心得禪。或見惡歲五穀不豐，民窮為亂更相格戰，死屍縱橫，觀之愴然：『吾不為道必復如之。』一其心得禪。觀盛有衰榮財難保，少壯有老病壽猶電光，憶之愕然，一其心得禪。念佛巍巍相難雙矣，皆由清淨致為眾祐，存之欣然，一其心得禪。念經深義，沙門高行，一其心得禪。惟身行善，前後積德，一其心得禪。惟愚所求違佛明法，勞而益罪，諸天處世守戒奉齋，自致升天榮壽無量，一其心得禪。受佛深經反覆思之，為眾訓導，中心歡喜，一其心得禪。存憶眾生有成輒壞，壞皆苦痛，惟之愴然，一其心得禪。眾生之性莫能自保，來始之變，道人自懼，命盡卒至，或墮惡道，視世榮樂真偽如夢，志重醒悟，一其心得禪。諸食入口與涕唾澆瀆，外好內臭化成屎尿，憶之可惡，一其心得禪。兒在母腹，初如凝粥，以漸長大，三十八七日，身體皆成，臨生之難，多危少安。既生之後，諸病並進，或一或十、或五十至百年，皆當老死無免斯患，惟己亦然，一其心得禪。有存即滅，尋之無處，三界皆空，志無貪慕，悲念眾生不觀佛經，邪欲所蔽無知非常，誓願拯濟，一其心得禪。

「志成行高，懷四等心愍育眾生，猶若慈母哀護幼兒，兒隨輩熙戲，母以慈心行索，觀兒為泥塵所污，飢渴啼呼。觀兒若茲，

悲淚抱歸，洗浴衣食，身康心悅，慈母歡喜，愛攝徘徊不捨如前。道人慈悲愛護眾生，踰彼慈母，教天下人蝸飛蚊行蠕動之類，奉佛觀經，親沙門眾，採執佛戒懷而行之，遠離三惡，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抑上三惡，永興三善，長不令更太山、地獄、餓鬼、畜生窮苦險處。安以無極之福堂，尋復追誨，懼其處福為之憍蕩，恣縱惡心還處三塗，亦榮祿之禍，非常苦空之變以誡之也。勸取無為，如彼慈母攝護之意也。

「思十六事，一其心得禪。何謂十六？喘息長短即自知，喘息動身即自知，喘息微著即自知，喘息快不快即自知，喘息止走即自知，喘息歡感即自知，自惟萬物無常喘息自知，萬物過去不可追得喘息自知，內無所思棄捐所惟喘息自知，放棄軀命不棄軀命喘息自知。道人深思，有是即得是，無是不得是，夫生必有老死之患，魂靈不滅即更受身。不生即無老，不老即無死，念是一其心得禪。道人以眼觀世生死，但以十二因緣，念此一其心得禪。

「道人以五事自觀形體：一曰自觀面類數變，二曰苦樂數移，三曰志意數轉，四曰形體數異，五曰善惡數改。是謂五事。數有變異猶如流水前後相及，念此一其心得禪。道人念禪當云何？目見死人自頭至足，諦思熟視存想著心，行坐臥起飯飲萬役，常念著心以固其志，得禪自在所念。譬如人炊數斛米飯欲知熟未，直取一米捻[𠂇/(火*羊*火)/火](xiè)視之，一米熟者明餘者皆熟。道志若茲，心之迴走，猶水之流，道人直念一事，心停意淨，應儀真道，滅度可得。

「第一之禪欲得應儀，可不？曰

「中有得者有不得者。何行能得？何行不得？於一禪中，有念有愛，道則不成。天地無常，虛空難保，盡內穢垢，無貪愛念，志淨如斯，應真可得。二三至四，執心當如一禪。志存一禪未得應儀，命終可趣，即上七天受壽一劫；在二禪終，上十一天受壽二劫；處三禪終，上十五天受壽八劫；處四禪終，上十九天壽十六劫。

「道人自觀內體惡露都為不淨，髮膚髑髏皮膚，眼瞬涕唾，筋脉肉髓，肝肺腸胃，心膽脾腎，屎尿膿血，眾穢共合乃成為人。猶若以囊盛五穀也，有目瀉囊，分別視之，種種各異。明人如此內觀其身，四大種數各自有名都為無人，以無欲觀乃觀本空，一其心得禪。

「道人深觀別身四大，地水火風。髮毛骨齒，皮肉五藏，斯即地也。目淚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斯即水也。內身溫熱主消食者，斯即火也。喘息呼吸，斯即風也。譬如屠兒殺畜剝解，別作四分具知委曲。道人內觀分別四大，此地彼水，火風俱然，都為無人，念之志寂，一其心得禪。道人自覺喘息長短，遲疾巨細皆別知之，猶人削物自知深淺，念息如此，一其心得禪。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七）

太子出遊，王勅國內無令眾穢當彼王道。太子出城，第二天帝化為老人，當其車前，頭白背偻，倚杖羸步。太子曰：「斯人何乎？」御使對曰：「老人矣！」「何謂為老？」曰：「四大根熟，餘命無幾。」太子曰：「吾後亦當老乎？」對曰：「自古有老，無聖免茲。」太子曰：「吾謂尊榮與凡有異，而俱不免，榮何益己？」還宮存之，一心得禪。王問僕曰：「太子出遊觀國喜乎？」對曰：「道觀老寔，存世非常，心不為欣。」王懼去國，重益樂人，惑之以榮華，亂之以眾音，欲壞其道意令守尊位也。

後復出遊，王重勅曰：「無令羸老在道側也。」前釋復化為病人，體疲氣微，肉盡骨立，惡露塗身，倚在門側。曰：「斯復何人？」對曰：「病人也。」曰：「何謂為病？」「飲食不節，臥起無常，故獲斯病，或愈或死。」曰：「吾亦飲食不節，臥起無常，當更病乎？」對曰：「有身即病，無免斯患。」太子曰：「吾不免患，後必如之。」還宮存之，一心入禪。

後出，帝釋復化為死人，舁擔建旛，哀慟塞路。曰：「斯復何人？」對曰：「死人。」「何謂為死？」「命終神遷，形骸分

散，長與親離，痛夫難處。」太子曰：「吾亦然乎？」對曰：「上聖之純德，無免斯患。」迴車還宮，一心入禪。

後復出遊，之王田廬，坐樹下。覩耕犁者，反土蟲出，或傷或死，鳥追食之。心中愴然，長歎曰：「咄眾生擾擾，痛焉難處。」念之悵如，一心入禪。時，日盛出照太子身，樹為低枝不令日炙。王尋所之，遙覩無上聖德之靈，悲喜交集，不識投身，稽首為禮，太子亦俱稽首于地。父子辭畢，王還于宮，太子一心入禪。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八）

太子初生，王令師相，師曰：「處國必為飛行皇帝；捐國作沙門者，當為天人師也。」王興三時殿，春夏冬各自異殿，殿有五百妓人，不肥不瘦，長短無訶，顏華鮮明，皆齊桃李，各兼數伎，姿態傾賢，以樂太子。殿前列種甘果，華香苾芬，清淨浴池，中有雜華，異類之鳥，鳴聲相和。宮門開閉聞四十里，忠臣衛士徼循不懈，警備之鳥，鵲鴝鴛鴦驚鳴相屬。太子年十七無經不通，師更拜受。王為納妃，妃名裘夷，容色之華，天女為雙，力勢頓却六十巨象。至年十九，太子都合諸妓凡千五百人，共處一殿，極其伎樂。欲令疲臥可得捨去，天令樂人皆臥無知。太子靖思視諸伎人，猶木梗人，百節皆空，中如竹節，手足垂地，涕淚流出，口唾污頰，伏鼓亂頭，樂人皆著名璫垂懸步搖華光，珠璣瓔珞琨環雜巧，羅縠文繡上服御衣，琴瑟箏笛，箛簫樂器，縱橫著地。警備之鳥及守衛者，頓瞑無識。太子以無蔽之眼遍觀眾身，還觀其妃，頭髮髑髏，骨齒爪指，皮膚肌肉，膿血髓腦，筋脉心膽，脾腎肝肺，腸胃眼竅，屎尿涕唾，內視猶枯骨，外視猶肉囊，無一可貴。不淨臭處，覩之存憶令人吐逆，猶藍假面文綵衣之熏香其表，以屎尿膿血滿著其內，愚者信其表，明者覩其內，遠之萬里猶復閉目也。

太子覩之若幻難可久保，處世假借，必當還主。臥者縱橫，猶如死屍，愈不樂焉，一心得禪。從禪覺，仰視沸星，夜已向半，諸天側塞，叉手作禮，華香眾樂舉頭無量，太子覩諸天稽首，即

說經曰：「淫泆最惡，令人狂醉，謗正歎邪，以瞋為明，是故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不譽為善，當疾遠之。」反覆思惟，呼車匿曰：「疾被鞅陟。」重自惟曰：「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云如之何？」諸天僉曰：「敬諾。世尊！吾等御門令其無聲。」宮人無知，馬蹄寂然不聞微聲，太子上馬，百億帝釋、四百億四大天王、天龍鬼神翼從導引，平治塗路。天樂詠譟：「無上巍巍吾生遇哉，得覩靈輝消心塵勞，永世不衰，痛夫八難遠尊可哀！」重曰：「遇哉吾等偶諧。」馬始出門，門即有聲。馬哽咽悲鳴，淚流交頰。諸天禰王，一國無知。所以然者，欲令太子早得佛道。太子棄金輪王七寶之位，忍眾苦度眾生，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九）

太子未得道時，取地稟草，於樹下叉手正坐，棄眾垢念，清其心，一其志。自念曰：「今日為始，肌筋枯腐，於此不得佛者，吾終不起。」菩薩即得一禪，二三至四禪，即於一夜得一術闍，知無數劫父母兄弟妻子九族。二夜之中得二術闍，自知無數劫貧富貴賤長短白黑，眾生心中有念無念，得無不知。三夜之中得三術闍，三毒都滅。夜向明時，佛道成矣。深自思曰：「吾今得佛，甚深甚深難知難了，微中之微、妙中之妙也。今佛道成得無不知。」起至龍水所，龍名文隣，文隣所處，水邊有樹，佛坐樹下曰：「昔者錠光佛授吾尊決，當為釋迦文佛，真如所聞，吾今得佛矣。自無數劫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度，積功之願，始今得極尊，作善福歸，不亡我功。」佛適念之，便入禪度無極。

佛在水邊，光明徹照龍所居處。龍覩光影，鱗甲皆起。龍嘗見三佛：拘婁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三佛得道，皆在此坐。明悉照龍所居，龍覩光明念曰：「斯光與前三佛光影齊同，世間得無復有佛乎？」龍大歡喜，出水左右顧視，覩佛坐樹下，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光明奕奕過月踰日，相好端正如樹有華。龍前趣佛，頭面著地，遶佛七匝，身去佛四十里，以七頭覆佛上。龍喜作風雨七日七夕，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七日不

食得佛，心喜都無有想。龍大歡喜，亦七日不食無飢渴念，七日畢風雨止，佛禪覺悟。

龍化為梵志，年少鮮服，長跪叉手，稽首問曰：「得無寒無熱無飢無渴，功福會聚，眾毒不加，處世為佛，三界特尊，豈不快哉？」佛告龍曰：「過去諸佛經說，眾生離三惡道得為人快，處世閑居守道志快，昔者所聞今皆獲快，處世懷慈不害眾生快，天魔重毒皆歇快，憚怕無欲不慕榮快，於世得道為天人師，志空、不願、無相之定。眾欲之有身，還神於本無，長存之寂，永與苦絕，斯無上之快矣。」龍稽首言：「自今以後，自歸佛歸法。」佛告龍：「方有眾聖，其誓應儀欲除饑苦，亦當豫自歸之。」龍曰：「諾。」自歸除饑眾。畜生之中歸佛先化，斯龍為首。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八〇）

佛行得小徑，其邊有樹，佛坐其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一心入定。有五百乘車過，佛時盛渴，告阿難曰：「爾取水，吾欲飲之。」曰：「屬有五百乘車過，其水盛濁不可飲。」又重勅曰：「吾渴尤甚，爾駛取水來。」至再三。阿難曰：「有溪名鳩對，清澄且美，可浴可飲。」佛與阿難說斯未竟，時有一人名胞闍，師事逝心，逝心名羅迦藍。胞闍覩佛靈輝，身色紫金，相好甚奇，古聖希有，心喜踰溢，拱手直進，稽首而曰：「屬有五百乘車由斯行矣，世尊寧聞見乎？」曰：「不聞不見也。」胞闍曰：「世尊臥乎？」曰：「吾坐禪得一心定。」胞闍歎曰：「如來、無所著、正真覺，玄深之定，乃至斯乎？車向者震國，躬污塵埃，志道無猗不聞不見，乾坤可動，斯志難傾。吾師在時，亦於道邊樹下得禪，時，亦有五百乘車歷其前，有人問曰：『寧聞見乎？』曰：『不聞不覩。』其人曰：『子時臥出乎？』曰：『吾一其心得清淨定，故不聞。』其人曰：『羅漢道志深，乃如之乎？車歷前，身污塵而不覺。』其人覩彼志幽玄，師事終年。」胞闍曰：「佛寂定無猗之志猶吾往師，自今日始終命，奉佛五戒為清信士敢履眾惡。」佛告胞闍：「五百車聲孰如雷震之響。」對曰：「千

車之聲，猶不比雨之小雷，豈況激怒之霹靂乎？」世尊曰：「吾昔處阿譚縣蓬廬之下，坐惟生死之本，暴風雨雹雷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其縣黎民，觀者甚眾。吾時出經行，有一人至吾所，吾問之曰：『眾將何觀乎？』其人如事說之。人曰：『佛時何之？』答曰：『獨在屋下。』人曰：『佛時臥乎？』曰：『不。』人曰：『焉有寤而不聞乎？志道甚深，自今之後，願師事世尊，奉五淨戒為清信士，終身守真。』」胞屬聞之，心開結解，其喜無量，顧勅從者曰：「內藏金織成衣有千領，擇取妙者來，吾欲上佛。」從者承命歸家取來，胞屬自手以衣被佛身上，退稽首曰：「自今願世尊屈影靈，之吾鄉諸清信士所，并顧下吾家，宗門巨細，各自親身供養於佛。畢天地之壽以至恭之心，奉養天龍鬼神蜎飛蚊行蠕動之類者，不如一日飯一沙門，豈況無上正真佛乎？願垂弘慈授吾無極之福。」世尊曰：「大善！」

菩薩禪度無極道志如是。

（八一）

眾祐自說，為菩薩時，名曰常悲。常悲菩薩，常流淚且行。時世無佛，經典悉盡，不覩沙門賢聖之眾，常思覩佛聞經妙旨。時世穢濁，背正向邪，華偽趣利猶蛾之樂火；四等六度永康之宅，而世廢佛斯法，就彼危禍，以自破碎也，故為愁荒哀慟且行。往昔有佛名影法無穢如來王，滅度來久，經法都盡。常悲菩薩，夢見其佛為其說法云：「慎無貢高，學士之行，去心恩愛之垢，無著六情之塵勞，無遺眾愛毛髮之大。藏爾心內，諸念寂滅是為無為。」菩薩從佛聞斯法，猶餓夫得甘食，其喜無量，心垢除，入淨定。即棄家捐妻子，入深山處閑寂，以山水果蔬自供，處山舉手椎心哀號而云：「吾生怨乎！不值佛世，不聞佛經，十方現在至真世尊，洞視徹聽，皆一切知，恍惚髣髴，暉靡不之，願現尊靈，令吾覩佛，得聞弘摸大道極趣。」哀聲適訖，天神下曰：「明士乃爾，莫復哀號，佛有大法，名明度無極之明。過去諸佛，今現在、甫當來，皆由斯成，爾必索之誦習其文，懷識其義奉而行之，爾必得四無所畏、十種力、十八不共。身色紫金，項光無際。

十方經道，爾為明主，眾聖之尊、天人之師，應儀各佛所無有也。」常悲菩薩仰視報曰：「當由誰聞斯尊法乎？以何方便之何國土？厥師族名？」天人報曰：「爾自斯正東行，無念色痛想行識，無念苦樂善惡、耳目鼻口身心吾我，及人往世所更、來世之事，無念地水火風空，青黃白黑都及眾色，貪淫瞋恚，愚癡嫉妬，男女九族，左右前後高下遲疾。無念有佛無佛、有經道無經道、有賢聖無賢聖，空爾意、絕眾願。爾之執心無違吾教，今覩明度無極聖典。」常悲菩薩仰曰：「敬諾，終始戢之。」天人重曰：「精進存之。」言竟忽然不現。

菩薩受教，端心內淨，東行索之。數日即止，深自思曰：「吾宿薄祐，生不值佛，世無沙門，君臣憤憤，無知佛者。明度無極、除冥尊師，去斯幾里，未覩之頃。」心中悲猛，舉哀而行，精誠之至感於諸佛。上方佛來，飛在其前，身色紫金，相好絕聖，面若滿月，頂有日光，諸天翼從，寶帳華蓋，作樂散華，叉手垂首。佛歎菩薩曰：「善哉善哉！爾之快健，覩世希有。」菩薩見佛，且喜且悲，稽首而曰：「願佛哀我，斷我繫、解吾結、開吾盲、愈吾病，為吾說經。」佛告之曰：「三界皆空，夫有悉無，萬物若幻，一生一滅，猶若水泡，覩世皆然。爾其思之，吾為爾說經，端心諦聽，慎無忘也。自是東行二萬里，有國名捷陀越，諸菩薩城也，一國之內皆是上士無凡庸人，欲為說諸菩薩之德，劫數已盡，其德有餘。至尊上德菩薩名法來，於彼諸聖猶星有月，懷諸經典，其明無限，敷演明度無極之經，反覆教人，諸菩薩有受經者、誦者、書者、定經原者，爾往見焉，必為爾師。勸爾索佛，疾馳就之，自當為爾說內外明度無極景德。」常悲菩薩聞佛歎彼菩薩名德，心入法喜，得現在定，眾想都寂，悉覩諸佛為己說明度無極之德，歎已精進索佛之勳，僉曰：「善哉！求佛之志爾為得之。吾於往昔始發意時亦皆然也。已逝、甫來、現在諸佛，皆如爾索矣。爾必得佛，濟一切生也。」

常悲菩薩從定寤，左右顧視不復覩諸佛，即復心悲流淚且云：「諸佛靈耀自何所來？今逝焉如？」

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八二）

「昔有兩菩薩，志清行淨，內寂無欲，表如天金，去穢濁之群，處山澤，鑿石為室。閑居靖志，菅衣草席，食果飲泉，清淨無為，志若虛空，四禪備悉，得五通智：一能徹視無遐不覩，二能洞聽無微不聞，三能騰飛出入無間，四能通知十方眾生心中所念，五能自知無數劫來宿命所更。梵釋仙聖，諸天龍鬼，靡不稽首。處山澤六十餘年，悲念眾生展轉愚冥，不覩為惡後有重殃，約情棄欲敬奉三尊，福至響應必獲其榮。二梵志者：一名題耆羅，二名那賴。題耆夜興誦經，疲極臥出，那賴時亦誦經，誤蹈題耆羅首，題耆即興而曰：『誰蹈吾首者，明旦日出一竿，破爾之首為七分善乎！』那賴曰：『誤蹈爾耳，祝誓何重？瓦器不行之類，尚有相觸，豈況於人共處，終年而不誤失乎？爾言常誠，明旦日出，吾首必為七分矣。吾當制日不令其出。』遂爾不出。五日之間，舉國幽冥，炬燭相尋，眾官不修，君民惶惑，會群寮、請道士。王曰：『日之不出，其咎安在？』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曰：『山中道士，兩有微諍，故制日令不出耳。』王曰：『其諍有緣乎？』道士具以本末為王說之。王曰：『奈之何？』答曰：『王率群寮民無巨細，馳詣于彼稽首和解，彼必慈和。』王即有詔如道士令，詣于山澤叩頭曰：『國豐民寧，二尊之潤，而今不和，率土失所。其咎在我，黎民無過，願赦之。』那賴曰：『王勤曉彼意，彼意解者、吾放日矣。』王之題耆羅所，宣那賴旨。王即曰：『令彼以泥塗其首放日。』泥首即破為七分，那賴無為。王臣黎民靡不欣懌，兩道士為王廣陳治國，當以四等無蓋之慈，勸奉五戒載十善而行。王及臣民，僉然受戒。王還國有詔曰：『人無尊卑，帶五戒十善經，以為國政。』自斯之後，王潤逮草木，忠臣誠且清讓，父法母儀室家各尚，守道貞信，家有孝子。眾祐曰：『兩菩薩覩其國主不知三尊，臣民憤憤邪見自蔽，猶冥中閉目行。愍其徒死不覩佛經，故為斯變，欲其覩明也。』」

佛告諸比丘：「那賴者，吾身是。題耆羅者，彌勒是。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七

六度集經卷第八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明度無極章第六(此有九章)

(八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人共坐。第一弟子鷲鷲子，前稽首長跪白言：「車匿宿命有何功德？菩薩處家當為飛行皇帝，而勸棄國入山學道，自致為佛，拯濟眾生，功勳巍巍乃至滅度。唯願世尊為現其原。」

佛歎曰：「善哉善哉！鷲鷲子所問甚善！車匿累世功勳無量，爾等諦聽，吾將說之。」對曰：「唯然。」

佛言：「吾昔為菩薩，在尼呵遍國，其王聞：『人或為道昇天，或為神祠昇天者。』王自童孺來，常願昇天未知所由。國有梵志四萬餘人，王現之曰：『吾欲昇天，將以何方？』耆艾對曰：『善哉問也！王將欲以斯身昇天耶？以魂靈乎？』王曰：『如斯坐欲昇天也。』曰：『當興大祀，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議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眾者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却殺人畜，以其骨肉為陞昇天。』以事上聞，王曰：『甚善！』王即命外臣疾具如之，悉閉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為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之基也。』梵志又曰：『儻殺斯生王不獲昇天，吾等戮尸于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山之中有天王妓女，名似人形神，神聖難獲，令王求之。若其不致，眾事都息，吾等可無尤矣。』又之王所曰：『香山之中有天樂女，當得

其血合于人畜以為階陞，爾乃昇天。』王重喜曰：『不早陳之，今已四月始有云乎？』對曰：『吾術本末。』王令國內黎庶並會，快大賞賜，酒樂備悉，『今日孰能獲神女乎？』民有知者，曰：『第七山中有兩道士，一名闍犁，一曰優犇。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曰：『呼來！』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王喜設酒為樂七日，曰：『爾等為吾獲神女來，吾其昇天以國惠爾。』對曰：『必自勉勵。』退坐，尋求二月有餘，經七重山乃之香山，觀大池水，縱廣三十里。池邊平地有大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里，寶樹周城曜曜光國，池中蓮華華有千葉，其有五色光光相照，異類之鳥唱和而鳴。城門七重，樓閣宮殿，更相因仍，幢幡燿燿，鍾鈴五音，天帝處中倡人相娛。七日之後，釋出遊戲，於池沐浴，快樂已畢，當還昇天。池邊樹下有聖梵志，內外無垢，獲五通之明。兩道士進稽首曰：『斯音絕世，將為誰樂？』答曰：『頭魔王女等千餘人，于斯遊戲，方來修虔，爾等早退。』受命退隱，議曰：『斯梵志道德之靈，吾等當以何方致天女乎？唯當以蠱道結草祝禳投之于水，令梵志體重天女靈歇耳。』即結草投水以蠱道祝。帝釋旋邁，諸天都然，唯斯天女不獲翻飛，兩道士入水，解其上衣以縛之。女曰：『爾等將以吾為？』答如上說。以竹為箏行道七日，乃之王國。詣宮自懼，王喜現女為之設食，慰勞道士曰：『吾獲昇天，斯國惠爾。』

「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為異國王，厥太子名須羅，先內慈仁，和明照大，初見世眾生未然之事，無竊不覩，無微不達，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善逝、世間，逮於本無。王曰：『吾當昇天，呼皇孫辭。』孫至稽首，受辭畢，退就座。王曰：『爾親逮民安乎？』對曰：『蒙潤普寧。』孫曰：『吾不求天女為妃者，王必殺其儻。』因人以聞。王曰：『吾當以其血為陞昇天。』孫即絕食，退寢不悅。王懼其喪，即以妃焉。內外欣懌，所患都歇。

「四月之後，梵志復聞曰：『當為塿殺諸畜生以填塿中，取神女血以塗其上，擇吉日祠天。』王曰：『善哉！』命諸國老群僚黎庶：『當興斯祀。』皇孫聞之，慙然不悅，難梵志曰：『斯

祀之術出何聖典乎？』答曰：『夫為斯祀，祚應昇天。』皇孫難曰：『夫殺者害眾生之命，害眾生之命者，逆惡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慊怨，刃毒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脯割，諸毒備畢，出或作畜生，死輒更刃；若後為人，有戮尸之咎者，殘殺之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梵志答曰：『爾年東始，智將何逮，而難吾等？』皇孫曰：『吾宿命時，生梵志家，連五百世，翫爾道書，清真為首。爾等巧偽，豈合經旨乎？』梵志曰：『子知吾道，奚不陳之？』皇孫具說：『梵志景則，聖趣至清，而爾等穢濁，殘酷貪饕，虛以邪祀殺人眾畜，飲酒姪亂，欺上窮民，令民背佛違法，遠賢不宗，盡財供鬼而親飢寒，豈合聖趣沙門之高行乎？』梵志等慙慙，稽首而退。

「孫即為祖王，陳無上正真、最正覺至誠之信言：『夫欲昇天者，當歸命三尊，覺四非常，都絕慳貪、殖志清淨，損己濟眾，潤逮眾生，斯一也。慈愍生命，恕己濟彼，志恒止足，非有不取，守貞不洩，信而不欺，酒為亂毒，孝道枯朽，遵奉十德，導親以正，斯二矣。忍眾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往，濟而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慈育等護，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行，斯四矣。棄邪除垢，志寂若空，斯五矣。博學無蓋，求一切智，斯六矣。懷斯弘德終始無尤，索為三界法王可得，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酷，殘眾生命，姪樂邪祀，生即天棄，死入三塗，更相彫戮，受禍無窮。以斯元惡，庶望昇天，譬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王曰：『善哉！信矣！』開獄大赦，却絕諸妖，即舉國寶命孫興德。皇孫獲寶都料窮民，布施七日無乏不足。布施之後，勸民持戒，率土感潤，靡不遵承。天龍鬼神，僉然歎善，為雨名寶眾綵諸穀。隣國慕德歸化，猶眾流之歸海也。皇孫將妃辭親而退，還國閉閣廢事相樂，眾臣以聞曰：『不除其妃，國事將朽矣。』父王曰：『祖王妻之，焉得除乎？』召而閉之。妃聞慙然，飛還本居之第七山，覩優犇等告之曰：『吾婿來者為吾送之。留金指環為信。』父聞妃去，遣子返國，不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神曰：『爾無悼焉，吾示爾路。妃在第七山，疾尋可及。』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劒執弓，衣光耀四十里。明日

至七山，覩妃折樹枝投地為識，前見兩道士問曰：『吾妃歷茲乎？』曰：『然。』以環付之，翼從俱行。以木為橋，度彼小水，之八山上，覩四禪梵志，五體投地，稽首為禮曰：『覩妃經斯乎？』答曰：『經茲矣。且坐須臾，吾示爾處。』時天王釋化為獼猴，威靈震山，皇孫大懼。梵志曰：『爾無懼也，彼來供養。』獼猴覩三道士，疑住不前。梵志曰：『進。』獼猴即進，以果供養，梵志受之。四人共享，謂獼猴曰：『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所。』曰：『斯何人令之昇天乎？』梵志曰：『國王太子開士之元首者，方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眾生當蒙其澤得還本無。』獼猴歎曰：『善哉！開士得佛，吾乞為馬。』優犇二人，一願為奴，一願為應真。開士曰：『大善！』即俱昇天。道有緣一覺五百人，俱過稽首，遣獼猴還取華散諸佛上，願曰『令吾疾獲為正覺，將導眾生滅生死神還于本無。』三人又如前願，俱為諸佛稽首而去。

「到似人形神城門之外，獼猴稽首而退，三人俱坐。時有青衣出汲水，開士問曰：『爾以水為？』答曰：『給王女浴。』開士脫指環投其水中，天女覩環，即止不浴，啟其親曰：『吾夫相尋，今來在茲。』親名頭摩，喜而疾出，與之相見。開士稽首為婿之禮，兩道士稽首而退。王請入內，手以女授，侍女千餘，天樂相娛。留彼七年，存親生養，言之哽咽，辭退歸國。天王曰：『斯國眾諸，今以付子，而去何為？』開士又辭如前。王曰：『且留七日，盡樂相娛。』七日之後有大神王，詣天王所賀曰：『亡女既歸，又致聖婿。』天王曰：『吾女微賤，獲聖雄之婿，思歸養親，煩為送之。』鬼王敬諾，即以天寶為殿，七層之觀、眾寶天樂世所希覩，鬼王掌奉送著本土，稽首而退。

「開士覩親，虔辭備悉，祖王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摩不稱善。大赦眾罪，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眾生，濟其窮乏，從心所欲。眾生踊躍靡不咨嗟，歎佛仁化潤過天地，八方慕澤入國，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鷲鷲子：「皇孫者，我身是。四禪梵志者，鷲鷲子是。優犇者，今日連是。闍梨者，今車匿是。天帝釋者，捷德是。父王者，迦葉是。祖王者，今白

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妃者，俱夷是。菩薩累載以四等弘慈，六度無極，拯濟眾生，難為籌算。」

佛說經竟，諸菩薩四輩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作禮而去。

（八四）遮羅國王經

「昔者，遮羅國王嫡后無嗣，王甚悼焉，命曰：『爾歸女宗，以求有嗣之術，還吾不尤也。』后泣辭退，誓命自捐，投隕山險，遂之林藪。天帝釋感曰：『斯王元后，故世吾姊也，今以無嗣捐軀山險。』愴然愍之，忽爾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姊，爾吞斯果，必有聖嗣，將為世雄。若王有疑，以器示之。斯天王神器，明證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忽然不覩天帝所之。應則身重，還宮覩王，具以誠聞。時滿生男，厥狀甚陋，覩世希有。年在齠齔，聰明博暢，智策無儔，力能躡象，走攫飛鷹，舒聲響震若師子吼，名流遐邇，八方咨嗟。王為納隣國之女，厥名月光，端正妍雅，世好備足。次有七弟，又亦姝好。后懼月光，惡太子狀，訛曰：『吾國舊儀，家室無白日相見，禮之重也。妃無失儀矣。』對曰：『敬諾，不敢替尊教。』自斯之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深惟：『本國與七國為敵，力爭無寧，兆民呼嗟！吾將權而安之。』心自惟曰：『吾體至陋，妃覩必邁，邁則天下康、兆民休矣。』欣而啟后欲一覩妃觀厥儀容。后曰：『爾狀醜矣。妃容華豔，厥齊天女；覺即捨邁，爾終為鰥矣。』太子重辭，后愍之，即順其願。將妃觀馬，太子佯為牧人，妃覩之曰：『牧人醜乎？』后曰：『斯先王牧夫矣。』後將觀象，妃又覩焉，疑之曰：『吾之所遊輒覩斯人，將是太子乎？』妃曰：『願見太子之光容。』后即權之，令其兄弟出遊行國，太子官僚翼從侍衛。后妃觀之，厥心微喜。後又入苑，太子登樹，以果擲背，妃曰：『斯是太子定矣。』夜伺其眠，默以火照，覩其姿狀，懼而奔歸。后忿曰：『焉使妃還乎？』對曰：『妃邁天下泰平之基，民終寧其親矣。』拜辭尋之。

「至妃國，佯為陶家，賃作瓦器，器妙絕國。陶主覩妙，齎以獻王。王獲器喜，以賜小女，傳現諸姊。月光知媚之所為，投

地壞焉。又入城賃染眾綵，結其一疋為眾奇巧，雜伎充滿觀世希見。染家欣異，又以獻王。王重悅之，以示八女。月光識焉，捐而不覩。又為大臣賃養馬，馬肥又調，曰：『爾悉有何伎乎？』對曰：『太官眾味余其備矣。』臣令為饌以獻大王。王曰：『孰為斯食？』臣如實對。王命為太官，監典諸餽膳。以羹入內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驚懼，月光不眄。天帝釋喜歎曰：『菩薩憂濟眾生乃至于茲乎？吾將權而助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爾乃兆民元禍息矣。化為月光父王手書，以月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為？』各云：『娉娶女名月光。』訟之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爾嗣，其為不忒。』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爾一女弄吾七國，怨齊兵盛，爾國喪在乎今矣。』父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所招乎？』謂月光曰：『爾為人妃，若媚明愚吉凶好醜，厥由宿命，孰能禳之？而不貞一盡孝奉尊。薄媚還國，禍至于茲。吾今當七分爾尸以謝七王耳。』月光泣曰：『願假吾命漏刻之期，募求智士，必有能却七國之患者也。』王即募曰：『孰能禳斯禍者，妻以月光，育以原福。』太子曰：『疾作高觀，吾其禳之。』觀成，太子權病蹣跚倒地：『須月光荷負，爾乃却敵矣。』月光惶灼懼見屠戮，扶膈登觀，僅能立焉。太子高聲謂七國王，厥音遠震若師子吼，喻以佛教：『為天牧民當以仁道，而今興怒，怒盛即禍著。禍著即身喪。夫喪身失國，其由名色乎？』七國師雄靡不尸蹠者，斯須而穌，欲旋本土。

「太子啟王：『婚姻之道，莫若諸王矣。何不以七女嫡彼七王。子婿蕃屏，王元康矣！臣民休矣！親獲養矣！』王曰：『善哉！斯樂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八婿禮豐，君民欣欣。于斯王逮臣民，始知太子，月光之舊婿，即選良輔武士翼從，各令還國。九國和寧，兆民抃舞，僉然讚歎曰：『天降吾父！夫聖人權術非凡所照。』德聚功成，爾乃炁然無復譏謗。

「還國有年，大王崩殂，太子代位。太赦眾罪，以五戒六度、八齋十善，教化兆民。災孽都息，國豐眾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歸，眾病消滅，顏影煌煌，踰彼桃華。所以然者？菩

薩宿命室家俱耕，令妻取食，望覩妻還，與一辟支佛俱，行隱山岸，久久而不至。疑心生焉，興忿執鋤，欲往捶之。至見其妻，以所食分，供養沙門，退叉手立。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晔晔，飛行而退。婿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吾有重愚將受其殃。即謂妻曰：『爾供養福，吾當共之。餘飯俱食，爾無訖也。』至其命終，各生王家。妻有淳慈之惠，生而端正；婿先恚而後慈，故初醜而後好也。」

佛告諸比丘：「夫人作行，先惠而後奪，後世初生豪富，長即貧困；初奪後惠，後世受之，先貧賤而後長富貴。太子者，是我身也。妻者，俱夷是。父王者，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開士世世憂念眾生拯濟塗炭。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五）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昔者菩薩，時為凡人，年十有六，志性開達，學博觀弘，無經不貫練精深。思：『眾經道術，何經最真？何道最安？』思已喟然而歎曰：『唯佛經最真，無為最安。』重曰：『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親欲為納妻，悵然而曰：『妖禍之盛莫大于色，若妖蠱臻，道德喪矣。吾不遁邁，將為狼吞乎？』於是遂之異國，力賃自供。時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焉，顏華絕國欣育為嗣，求男為偶，遍國無可。翁賃菩薩積有五年，觀其操行，自微至著，中心嘉焉，曰：『童子！吾居有足，以女妻爾，為吾嗣矣。』女有神德，惑菩薩心。納之無幾，即自覺曰：『吾覩諸佛明化，以色為火，人為飛蛾，蛾貪火色，身見燒煮。斯翁以色火燒吾躬，財餌釣吾口，家穢喪吾德矣。』夜默遁邁，行百餘里，依空亭宿。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吾寄宿。』亭人將入，覩妙床蓐眾珍光目，有婦人顏似己妻，惑菩薩心，令與之居積有五年。明心覺焉，曰：『姪為蠹蟲，殘身危命者也。吾故馳隱，衰又逢焉。』默而疾邁，又覩宮寶婦人如前，復惑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殃重矣。』奔而不免，深自誓曰：『終不寄宿。』又復遁逃。遙覩大屋，避之草行。守門者曰：『何人

夜行？』答曰：『趣及前隙。』曰：『有禁無行。』內人呼前所覩如上。婦曰：『自無數劫，誓為室家。爾走，安之？』菩薩念曰：『欲根難拔，乃如之乎！』即興四非常之念曰：『吾欲以非常、苦、空、非身之定，滅三界諸穢，何但爾垢而不能殄乎？』興斯四念，鬼妻即滅，中心炁如，便覩諸佛處己前立。釋空、不願、無想之定，受沙門戒為無勝師。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六）儒童受決經

「昔者菩薩，生鉢摩國。時為梵志，名曰儒童。白師學問，仰觀天文，圖識眾書，聞見即貫，守真崇孝，國儒嘉焉。師曰：『爾道備藝足，何不遊志教化始萌乎？』對曰：『宿貧乏貨無以報潤，故不敢退也。母病尤困，無以醫療，乞行傭賃以供藥直。』師曰：『大善！』稽首而退，周旋近國，覩梵志五百人，會講堂施高座，華女一人銀錢五百，昇坐高座眾儒共難，覩博道淵者，女錢貢之。菩薩臨觀，覩其智薄，難即辭窮，謂眾儒曰：『吾亦梵志之子，可豫議乎？』僉然曰：『可。』即昇高座，眾儒難淺而答道弘，問狹而釋義廣。諸儒曰：『道高明遐者可師焉。』僉降稽首，菩薩辭退，諸儒俱曰：『斯雖高智，然異國之士，不應納吾國之女也，益以錢贈焉。』菩薩答曰：『道高者厥德淵，吾欲無欲之道，厥欲珍矣。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影化不朽，可謂良嗣者乎！汝欲，填道之原、伐德之根，可謂無後者乎！』說畢即退，眾儒慙然而有耻焉。女曰：『彼高士者即吾之君子矣。』褰衣徒步，尋厥跡涉諸國，力疲足瘡，頓息道側，到鉢摩國。王號制勝，行國嚴界，覩女疲息。問：『爾何人為道側乎？』女具陳其所由。王喜其志，甚悼之焉，王命女曰：『尋吾還宮，以爾為女。』女曰：『異姓之食可徒食乎？願有守職，即從大王。』王曰：『爾採名華供吾飾也。』女即敬諾，從王歸宮，日採名華以供王用。

「儒童還國，覩路人擾擾，平填墟、掃地穢，問行人曰：『黎庶欣欣，將有慶乎？』答曰：『定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將來教化，故眾為欣欣也。』儒童心喜，

寂而入定，心淨無垢。觀佛將來，道逢前女採華挾瓶，從請華焉。得華五枚。王后庶人皆身治道，菩薩請地少分，躬自治之。民曰：『有餘小溪，而水湍疾，土石不立。』菩薩曰：『吾以禪力下彼小星，填之可乎！』又念曰：『供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為善。』即置星輦石，以身力填之，禪力住焉。餘微淹壅，而佛至矣，解身鹿皮衣著其濕地，以五華散佛上，華羅空中，若手布種根著地生也。佛告之曰：『後九十一劫，爾當為佛，號曰能仁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其世顛倒，父子為讎，王政傷民猶雨眾刃，民雖避之難免其患矣。爾當於彼拯濟眾生，時獲度者難為籌算。』儒童心喜，踊在虛空，去地七仞，自空來下，以髮布地，令佛蹈之。世尊跨畢，告諸比丘：『無蹈斯土。所以然者？受決之處，厥尊無上，有智之士峙刹于茲，與受決同。』諸天僉然，齊聲而云：『吾當作刹。』時有長者子，名曰賢乾，以微柴插其地曰：『吾刹已立矣。』諸天顧相謂曰：『凡庶豎子，而有上聖之智乎！』即輦眾寶，於上立刹，稽首白言：『願我得佛教化若今，今所立刹，其福云何？』世尊曰：『儒童作佛之時，爾當受決矣。』」

佛告鷲鷲子：「儒童者，我身是。賣華女者，今俱夷是。長者子者，今座中非羅余是。」非羅余即稽首佛足。佛授其決：「後當為佛，號曰快見。」

佛說經竟，諸四輩弟子，天人龍鬼，靡不歡喜，稽首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七）摩調王經

聞如是：

一時眾祐在無夷國，坐于樹下，顏華燿燿，有踰紫金，欣然而笑，口光五色。當時見者靡不踴豫，咸共歎曰：「真所謂天中天者也。」

阿難整服稽首而曰：「眾祐之笑，必欲濟度眾生之冥也。」

眾祐曰：「善哉！實如爾云，吾不虛笑，即興法也。爾欲知笑意不乎？」

阿難對曰：「飢渴聖典，誠無飽足也。」

眾祐曰：「昔有聖王，名曰摩調，時為飛行皇帝，典四天下，心正行平，民無竊怨，慈悲喜護，意如帝釋。時，民之壽八萬歲也。帝有七寶，紫金轉輪，飛行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神珠，玉女聖妻，主寶聖臣，典兵聖臣。帝有千子，端正仁靖，明於往古，預知未然，有識之類靡不敬慕。帝欲遊觀東西南北，意適存念，金輪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天龍善神靡不防衛，散眾寶華，稱壽無量。帝勅近臣主巾櫛者：『爾其見吾頭髮生白，即當以聞。夫髮白色，毀死之明證。吾欲捐穢世流俗之役，就清淨淡泊之行。』近臣如命，後見髮白，即以上聞。帝心欣然，召太子曰：『吾頭生白，白者無常之證信矣，不宜散念於無益之世。今立爾為帝，典四天下，臣民繫命于爾，爾其愍之。法若吾行，可免惡道；髮白棄國，必作沙門。立子之教，四等五戒十善為先。』明教適畢，即捐國土，於此廬地樹下，除鬚髮著法服作沙門。群臣黎庶哀慕躑躅，悲哭感結。

「摩調法王子孫相繼千八十四世，聖皇正法末後欲虧。摩調聖王復捨天上以魂神下，從末世王生，亦為飛行皇帝，號名南，正法更興。明勅宮中皇后貴人，令奉八戒月六齋，一當慈惻愛活眾生；二慎無盜富者濟貧；三當執貞清淨守真；四當守信言以佛教；五當盡孝酒無歷口；六者無臥高床繡帳；七者晡冥食無歷口；八者香華脂澤，慎無近身，姪歌邪樂無以穢行。心無念之，口無言矣，身無行焉。勅諸聖臣導行英士下逮黎民：『人無尊卑令奉六齋，翫讀八戒帶之著身，日三諷誦，孝順父母，敬奉耆年，尊戴息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救，疾病醫藥衣食相濟，苦乏無者令詣宮門求所不足，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以其一家處于賢者五家之間，令五化一家，先順者賞，輔臣以賢不以貴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四天下民，慈和相向，殺心滅矣。應得常讓，夜不閉門，貞潔清淨，非妻不欲。一不言二，出教仁惻，觀不常

誠，辭不華綺。見彼吉利，心喜言助，大道化行，凶毒消滅。信佛、信法、信沙門，言無復疑結。

「南王慈潤，澤無不至，八方上下靡不歎德。第二天帝及四天王，日月星辰，海龍地祇，日共講議：『世間人王，四等慈惠，恩之所至過於諸天。』天帝釋告諸天曰：『寧欲見南王不乎？』諸天曰：『積年之願，實如明教。』帝釋即如伸臂之頃，至南王慈惠殿上，見南王曰：『聖王盛德，諸天飢渴思欲相見，無日不願。聖王豈欲見忉利天，其上自然無願不有？』南王曰善：『思欲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名曰摩婁：『以吾所乘千馬寶車迎南王來。』御者承命，以天車迎南王。車至止于闕下，群臣黎庶靡不愕然，斯聖王瑞歎未曾有，更相宣稱，率土咸歡。『我王普慈潤逮眾生，月六齋八戒自修，又以教民，斯德重矣，故令天帝敬愛來迎也。』南王昇車，車馬俱飛，徐徐徘徊欲民具見，王告御者：『且將吾觀惡人二道地獄、餓鬼，燒煮拷掠受其宿罪之處。』御者如命，畢乃上天。

「帝釋歡喜下床出迎曰：『勞心經緯，憂濟眾生，四等六度菩薩弘業，諸天思欲相見。』帝釋自前，把臂共坐。南王容體，更變香潔，顏光端正與釋無異。即作名樂，其音無量，散寶華香，非世所覩。帝釋重曰：『慎無戀慕世間故居，天上眾歡，聖王之有也。』南王志在教化愚冥，滅眾邪心令知三尊，答帝釋曰：『如借人物，會當還主。今斯天座，非吾常居，暫還世間教吾子孫，以佛明法正心治國，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放捨人身上生天上，與釋相樂。』」

佛告阿難：「南王者，吾身是也。子孫相傳千八十四世，立子為王，父行作沙門。」

阿難歡喜，稽首而曰：「眾祐慈愍眾生，恩潤乃爾，功德不朽，今果得佛，為三界中尊，諸天仙聖靡不宗敬。」

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

（八八）阿離念彌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優梨聚中。時，諸比丘，中飯之後坐於講堂，私共講議：「人命致短，身安無幾，當就後世。天人眾物無生不死。愚闇之人，慳貪不施，不奉經道，謂善無福，惡無重殃。恣心快志，惡無不至，違於佛教，後悔何益？」佛以天耳，遙聞諸比丘講議非常無上之談，世尊即起至比丘所，就座而坐，曰：「屬者何議？」長跪對曰：「屬飯之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當就後世。」對如上說。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甚快！當爾棄家學道，志當清潔，唯善可念耳。比丘坐起當念二事：一當說經，二當禪息。欲聞經不？」對曰：「唯然，願樂聞之。」

世尊即曰：「昔有國王名曰拘獵，其國有樹，名須波桓樹，圍五百六十里，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其枝四布二千里。樹有五面，一面王及宮人共食之，二面百官食之，三面眾民食之，四面沙門道人食之，五面鳥獸食之。其樹果大如二斗瓶，味甘如蜜，無守護者亦不相侵。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女人年五百歲乃行出嫁。時有長者名阿離念彌，財賄無數。念彌自惟：『壽命甚促，無生不死，寶非己有，數致災患，不如布施以濟貧乏。世榮雖樂，無久存者，不如棄家，捐穢濁、執清潔，被袈裟作沙門。』即詣賢眾受沙門戒。凡人見念彌作沙門，數千餘人，聞其聖化皆覺無常，有盛即衰，無存不亡，唯道可貴，皆作沙門，隨其教化。」

「念彌為諸弟子說經曰：『人命致短，恍惚無常，當棄此身就於後世。無生不死，焉得久長？是故當絕慳貪之心，布施貧乏，捨情攝欲，無犯諸惡。人之處世命流甚迅，人命譬若朝草上露須臾即落。人命如此，焉得久長？人命譬若天雨墮水泡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泡。人命譬若雷電恍惚，須臾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雷電。人命譬若以杖捶水，杖去水合，命之流疾有甚於此。人命譬若熾火上炒少膏著中，須臾焦盡，命之流去疾於少膏。人命譬若織機經縷，稍就滅盡，天命日夜耗損若茲，憂多苦重，焉得久

長？人命譬若牽牛市屠，牛一遷步，一近死地，人得一日猶牛一步，命之流去又促於此。人命譬若水從山下，晝夜進疾無須臾止，人命過去有疾於此，晝夜趣死，進疾無住。人處世間，甚勤苦、多憂念，人命難得，以斯之故，當奉正道，守行經戒無得毀傷，布施窮乏，人生於世無不死者。』念彌教諸弟子如斯，又曰：『吾棄貪婬瞋恚愚癡歌舞伎樂睡眠邪僻之心，就清淨心，遠離愛欲，捐諸惡行，內洗心垢，滅諸外念，觀善不喜，逢惡不憂，苦樂無二清淨其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吾以慈心教化人物，令知善道昇生天上，悲憐傷愍恐其墮惡。吾見四禪及諸空定，靡不照達，其心歡喜；以其所見教化萬物，令見深法。禪定佛事，若有得者亦助之喜。養護萬物如自護身，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所受見麤好諸色，其耳所聞歎音罵聲，香熏臭穢美味苦辛，細滑麤惡，可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欣豫，惡不怨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若曹亦當行斯六行，以獲應真之道。』念彌者三界眾聖之尊師也，智慧妙達無窮不明矣。其諸弟子雖未即得應真道者，要其壽終皆生天上。心寂志冥尚禪定者，皆生梵天，次生化應聲天，次生不憍樂天，次生兜術天，次生炎天，次生忉利天，次生第一天上，次生世間王侯之家。行高得其高，行下得其下，貧富貴賤，延壽夭逝，皆由宿命，奉念彌戒無唐苦者。

「念彌者，是我身。諸沙門仿行精進，可脫於生老病死憂惱之苦，得應真滅度大道；不能悉行，可得不還、頻來、溝港之道也。明者深惟，人命無常，恍惚不久，纔壽百歲，或得不得。百歲之中凡更三百時，春夏冬月各更其百也；更千二百月，春夏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萬六千日，春更萬二千日，夏暑冬寒各萬二千日。百歲之中一日再飯，凡更七萬二千飯，春夏冬日各更二萬四千飯也。并除其為嬰兒乳哺未能飯時，儻懼不飯，或疾病，或瞋恚，或禪或齋，或貧困乏食之時，皆在七萬二千飯中。百歲之中，夜臥除五十歲，為嬰兒時除十歲，病時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

佛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命、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比丘志願所

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快心之士後無不悔矣。」

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八九）鏡面王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志更相勞來，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不合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說著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食竟藏應器，還到祇樹，為佛作禮，悉坐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學自苦，何時當解？

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非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提地有王，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恒沙。臣民多不誦，帶鎖小書，信螢灼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人以為喻，欲使彼捨行潦遊巨海矣。勅使者，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已得諸無眼者，今在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脇者，持背者，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爭之紛紛，各謂己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筍。』持尾者言如掃箒，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耳

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王！象真如我言。』

「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

「『今為無眼曹， 空諍自謂諦，
 覩一云餘非， 坐一象相怨。』

「又曰：『夫專小書，不覩佛經汪洋無外、巍巍無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是尊卑並誦佛經。」

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諍；今諍亦冥，坐諍無益。」

佛是時具檢此卷，令弟子解：「為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	倒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行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綺行勝彼。
抱癡住望致善，	以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思，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隨，	雖黠念亦彼行，
與行等亦敬持，	莫生想不及過。
是以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合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意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所待？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未為慧，	度無極終不還。」

（九〇）察微王經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察微，志清行淨唯歸三尊，稟翫佛經靖心存義，深覩人原始自本無生。元氣強者為地，軟者為水，煖者為火，動者為風，四者和焉識神生焉。上明能覺，止欲空心還神本無，因誓曰：『覺不寤之疇，神依四立，大仁為天，小仁為人，眾穢雜行為蜎飛蚊行蠕動之類，由行受身，厥形萬端，識與元氣微妙難覩，形無系髮，孰能獲把？然其釋故稟新終始無窮矣。』王以靈元化無常體，輪轉五塗綿綿不絕，釋群臣意，眾闇難寤猶有疑焉，曰：『身死神生，更受異體，臣等眾矣，渺識往世。』王曰：『論未志端，焉能識歷世之事乎？視不覩耗，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

「王以閑日由私門出，羸衣自行，就補履翁，戲曰：『率土之人孰者樂乎？』翁曰：『唯王者樂耳。』曰：『厥樂云何？』翁曰：『百官虔奉，兆民貢獻，願即從心，斯非樂乎？』王曰：『審如爾云矣。』即飲之以葡萄酒，厥醉無知，抗著宮中。謂元妃曰：『斯蹠翁云：「王者樂矣。」吾今戲之。衣以王服，令聽國政。眾無駭焉。』妃曰：『敬諾。』其醒之日，侍妾佯曰：『大王頃醉，眾事猥積，宜在平省，將出臨御。』百揆催其平事，矇矇瞢瞢東西不照，國史記過，公臣切磋，處座終日，身都[病-丙+(厶/月)]痛，食不為甘，日有瘦疵。宮女訛曰：『大王光華有損何為？』答曰：『吾夢為補蹠翁，勞躬求食，甚為難云，故為瘡耳。』眾靡不竊笑之也。從寢不寐，展轉反側，曰：『吾是補蹠翁耶？真天子乎？若是天子，肌膚何羸？本補蹠翁，緣處王宮？余心荒矣。目睛亂乎！二處之身不照孰真。』元妃佯曰：『大王不悅。』具奉伎樂，飲以葡萄酒，重醉無知，復其舊服送著羸床。酒醒即寤，覩其陋室賤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楚。數日之後，王又就之，翁曰：『前飲爾酒，湎眩無知，今始寤耳。夢處王位，平省眾官，國史記過，群僚切磋，內懷惶灼，百節之痛，被笞不踰也。夢尚若斯，況真為王乎？往日之論，定為不然。』

「王還宮內，與群臣講論斯事，笑者聒耳。王謂群臣曰：『斯一身所更視聽，始今尚不自知，豈況異世捨故受新，更乎眾艱，魑魅之拂、疢忤之困，而云欲知靈化所往受身之土，豈不難哉？

經曰：「愚懷眾邪欲覩魂靈，猶矇晦行仰視星月，勞躬沒齒何時能覩？」』於是群臣率土黎庶，始照魂靈與元氣相合，終而復始，輪轉無際，信有生死殃福所趣。」

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是我身也。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九一）梵摩皇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汝等修德奉行眾善，必獲景福。譬如農夫宿有良田，耕犁調熟，雨潤和適，下種以時，應節而生。芸除草穢，又無災害，何懼不獲？昔我前世未為佛時，心弘普愛，愍濟眾生，猶若慈母育其赤子，如斯七年，仁功勳著。壽終，魂靈上為梵皇，号曰梵摩，處彼天位。更歷天地七成七敗，當欲敗時，吾輒上昇第十五約淨天，其後更始，復還梵天，清淨無欲，在所自然。後下為忉利天帝三十六返，七寶宮闕，飲食被服音樂自然。後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七寶導從：一者紫金轉輪，二者明月神珠，三者飛行白象，四者紺馬朱鬣，五者玉女妻，六者典寶臣，七者聖輔臣。事事八萬四千。王有千子，皆端正皎潔仁慈勇武，一人當千。王爾時，以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者慈仁不殺恩及群生，二者清讓不盜捐己濟眾，三者貞潔不婬不犯諸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五者奉孝不醉行無沾污。當此之時，牢獄不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穀豐熟，災害不起，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道。信善得福惡有重殃，死皆昇天，無入三惡道者。」

佛告諸比丘：「昔我前世行四等心，七年之功，上為梵皇，下為帝釋，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典四天下數千百世，功積德滿，諸惡寂滅，眾善普會，處世為佛，獨言隻步三界特尊。」

諸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禮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八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
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